

高等
小學
國文
新課本

第二冊

No 672



課文目次

教授時間

教授時間

第一課	論文	二
第二課	勸學說	三
第三課	論學文	三
第四課	不祥	二
第五課	談虎	二
第六課	御者妻	二
第七課	賣油翁	二
第八課	鴈喻	二
第九課	觀漁	二
第十課	烏鰂	三

第十一課	罷說	二
第十二課	說龍	三
第十三課	說猩猩	二
第十四課	臨江之麋	三
第十五課	杞菊賦序	二
第十六課	海魚	三
第十七課	黔之驢	二
第十八課	晏子使楚一	三
第十九課	晏子使楚二	三
第二十課	愛蓮說	三

高等小學國文新課本

第二冊

課文目次

壹

MG
G624.2
267
3



3 2173 3597 9

		教授 時間			教授 時間
第二十一課	說鱗	三	第三十一課	書淵明歸去來辭	三
第二十二課	小港渡者	二	第三十二課	論蕭何治未央宮	二
第二十三課	溫泉記	二	第三十三課	讀柳宗元傳	三
第二十四課	石公庵	二	第三十四課	題元祐黨碑	三
第二十五課	右溪記	三	第三十五課	送夏醫序	二
第二十六課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三	三	第三十六課	送董邵南序	三
第二十七課	答言上人	四	第三十七課	贈楊耆引	二
第二十八課	答曾君有書	二	第三十八課	示官屬	三
第二十九課	寄兒子世侃	三	第三十九課	工之僑獻琴	二
第三十課	與友人書	三	第四十課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三

瀏覽目次

文範

篇法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句法 同上
字法 同上

第一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八課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一五課
第一九課
第二一課
第二二課
第二四課
第二五課
第二七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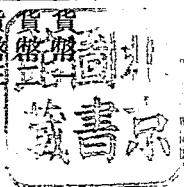
同 同 同
上 上 上
文體
常識
陸軍
軍艦
空中戰爭
吾國軍制
吾國在國際上之地位
列強在北洋之軍隊
租稅一
租稅二
公債
預算決算

第二八課
第三〇課
第三六課
第三七課
第二課
第六課
第七課
第九課
第一〇課
第一三課
第一四課
第一七課
第二〇課
第二三課

貨幣
貨幣
貨幣
貨幣
教育一
教育二
教育三
說書信
關陰騰之說
改良教育
父子互稱先生
小兒語
同上
同上

雜錄

第三一課
第三三課
第三四課
第三八課
第三九課
第四〇課
第三課
第二六課
第一八課
第一六課
第二九課
第三二課
第三五課



高等小學課程表

高等小學國文新課本 ... 第二冊 高級小學課程表 肆

總計	法語	縫紉	農業	體操	唱歌	圖畫	手工	理科	本國歷史地理	算術	國文	修身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三〇	女二			三	二	女男	女男	二	三	四	〇	二	週教授時數	第一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二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三學年每
女男 三三 二〇	女四			三	二	女男	女男	二	三	四	八	二	週教授時數	第一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二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三學年每
女男 三三 二〇	女四 (三)			三	二	女男	女男	二	三	四	八	二	週教授時數	第一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二學年每	週教授時數	第三學年每

附註 農業改為商業時可授以商業之大要

法語視地方情形亦得自第二學年始()係隨意科符號

第一課

論文

語見本篇

魏

禮

字季子，清，江西寧都縣人，魏祥之弟，著有季子文集。

文章首貴識。次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自生。有議論則詞章不能自己。何者。人得一見。必伸其說。發之未暢。說必不得止也。以上言文章夫忿怒冤抑之意積於中。則慷慨激烈之言沛然。而莫禦。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皆無識之病耳。以上言無識之病引證古事。以對舉二事為妙。蓋單舉則似一事偶合。對舉則其理若事事無不確者。而證辨之力厚矣。以上言引古事之法

本篇爲議·論·兼·說·明·體。言文章不難有議論。而難有識。以示作文之法。通篇分三段。首段言議論從有識發出。則隨筆抒寫。自無竭蹶之患。次段言人有忿怒冤抑。發言且不可禦。有識則更可推想。後仍說到無識之病。以見識之可貴。末段示人以作文運用古事之法。所以增資料。助興會。免蹈泛論空疏之弊。對舉二事之例。可參觀本冊第二課。所引孔明淵明及項籍等事。

擬作一

文章貴有識。又貴議論。然有識則議論隨之。不患其詞之不足也。何也。人有一見。必引伸以窮其說。說未盡。雖欲止而不得也。夫人有不平之氣積於中。則言必慷慨激烈。一發而不可遏。作文而憂詞之不足。病

在無識耳。引證古事。莫妙於二事對舉。蓋單舉則事若偶合。對舉則事近真確。而證辨之力充分也。

擬作二

作文之法。識見與議論並重。然既有識見。則不患無議論。有議論。則詞章自不能已。何則。人得一見。必伸說以盡其意。意未盡。其說必不止也。夫言者。心之聲也。人有忿怒冤抑之意。積於中。則其發也。雖千萬言。猶未能盡。作文而憂詞之不足者。無識故耳。引古證今。莫若以二事對舉。蓋單舉則事似偶合。對舉則若事事真確。而證辨之力厚矣。

(註釋)

識

識見也。

詞章

詩賦雜文之屬。總稱詞章。此僅指言之有文者而言。

忿

怒也。

冤

枉曲也。

沛然莫禦

言沛

然一往其勢莫可抵禦也，沛然盛大貌。
言者心之聲。見楊子蘊，法言也。

瀏覽 文範

篇法

參觀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說
明書第二編第五章第六節

前冊所論起承轉合，係就文字之片斷言之。至爲全篇立局，將前後層次安排勻定，如築室之布置間架，如行軍之排列陣勢，則謂之篇法。篇法合度，其文必首尾銜接，前後呼應。層次雖多，莫不各適於其位置也。篇幅之長短不同，斯局度不無稍異。長篇文字須分別前中後層次，何處宜鋪張，何處宜點綴。務使不蔓不支，恰合本題，免帶水拖泥之病。至短篇文字，貴能剔去浮詞，處處確當。蓋恐精意爲浮詞所擠失，不能矢矢中的也。

篇法有順敘、併敘、分敘、先總後分、先分後總、及前後總、中間分、各式。又各有開合、繳應、遞勘、埋伏等法。以使之紆妍生波，錯綜變化。然苟非誦讀時隨處留心，則下筆時必難抑揚盡致也。

第二課

勸學說

語見本篇

魏

祥

又名際瑞，字善伯，清江，西寧都縣人，有伯子文集。

魏子之友。學焉而不恆。魏子書其屏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以上言無恆夫讀書之義，譬之交友，不深相結，則其人不為用。諸葛孔明得大意，陶淵明不求甚解，自非二賢，詎能以此自負。以上言讀書工夫，難求速效，不得以孔明得大意，淵明不求甚解，為比例。昔項梁教籍學，籍每不卒學而廢。籍而又以無恆，敗亡可不戒哉。以上借項籍之廢學，痛言無恆之當戒。

本篇爲議論體。言求學之道。必孜孜矻矻。方能有成。善伯以友之無恆。特著是說。以爲之勸。通篇分三段。首段言無恆不可以言學。次段言孔明淵明讀書之天資高。工夫深。借作撇筆。不得與無恆混看。末段方出正意。以項籍廢學結之。

擬作一

魏子以友之爲學無恆也。書其屏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讀書猶交友也。交不深。則不能生死相許。患難相期。武侯略得大意。靖節不求甚解。賢者之自負語耳。昔項籍學書。學劍。學兵法。皆不背竟學。卒至一事無成。嗚呼。英雄如籍。古今能有幾人。猶以無恆敗亡。可不警歟。

擬作二

魏子之友。讀書無恆。魏子書其屏以忠告之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夫讀書若交友然。交不深。則其人。不為我用。孔明不務精熟。獨觀大略。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二賢自負之言耳。項籍之無能為。其不肯卒學。識者早已決之。才能如籍。可謂英雄矣。尚以無恆敗亡。能無引以為戒乎。

(註釋) 魏子

魏祥自稱也。

屏 即今所用之屏幅。書之以懸於齋舍中者。

人而無恆二句

見論語子路。巫醫。賤技也。

諸葛孔明得大意

孔明少時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孔明姓諸葛。名亮。三國時人。為蜀相。

陶淵

明不求甚解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晉人。讀書不求甚解。見五柳先生傳。

詎

音巨。豈也。

自負

自以為抱負不凡也。

項梁

姓項。名梁。

籍之季父也。

項籍

姓項，名籍，字羽，秦末與劉邦爭天下，敗死烏江。史記有本紀。

武侯

諸葛亮封武鄉侯，後人簡稱之爲武侯。

靖節

陶淵明又

稱靖節先生。

學書學劍學兵法

俱見史記項羽本紀。

忠告

規勸朋友，盡其心以告之也。告諫如谷論語，忠告而善道之。

瀏覽 常識 陸軍

兵，所以衛國。而對內對外，無不需用之者，厥惟陸軍。其編制分步兵、騎兵、礮兵、工兵、輜重兵、五種。步兵主發鎗刺擊。騎兵主窺探敵情，礮兵主開礮遠攻，工兵主掘濠築壘，架橋修路。輜重兵主轉運糧食子彈。而爲守禦便利計，有時騎兵亦任步兵之役，步兵亦任工兵之役。其他軍醫院、衛生隊等，則專司療治傷病之兵。皆陸軍編制上不可或少者也。

第三課

論學文

語見本篇

陸世儀

字道威，號桴亭，明季江蘇太倉人，著有思辨輯要。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爲主。無暇及矣。須少年時及早爲之。以上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成。章。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以上言之。益。學。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辭。祇。恐。人。溺。於。辭。章。之。

習。若藉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以上言學

文與學道並重。

本篇爲議論體。示人須及時學文。以資實用。通篇分三段。首段言學文須在學道之先。苟不及早爲之。一至學道之年。則無暇兼及矣。次段以陽明之事作證。說明少年學文。受益無窮。雖識見學力。加人一等者。亦不能踰此階級。末段說所以不重學文之故。作一拓筆。仍歸結到古文不可不學。首尾相應。章法周密。

擬作一

古文不可不學。然須在二十四五以前。過是則學道爲主。無暇兼顧矣。陽明先生在講道之後。爲文皆明白透快。詞達理舉。雖其識見學力。大有過人處。然其

得力。要在未遇湛甘泉講道之先。與同輩曾費一番
簡練揣摩。而後得臻此境。儒者以學道爲重。文辭似
非所急。第欲藉以發揮道妙。則古文辭固不可少也。

擬作二

文章與道德並重。古來蓄道德者。必能文章。陽明先
生爲明代理學大家。其爲文。皆能吐言成章。合古文
體格。而得力處。在少年時。曾與同輩簡練揣摩。非一
朝一夕之功也。學道之儒。雖不重作古文辭。然在二
十四五以前。須致力於是。庶後日藉以發揮道妙。蓋
在二十四五以後。以學道爲主。無暇及矣。

(註釋) 陽明

明王守仁。會樂室陽明洞中。講究性理之學。其說專主良知良能。世稱之爲陽明先生。

湛甘泉

明人。名若水。其說專以靜爲主。

晚年與門人講學，四方賢士，多出其門，學者稱甘泉先生。
簡練，猶言選擇也。揣摩，猶言揣度，以至符合也。

瀏覽 雜錄 說書信

某君云，初學寫信，每有敘事不明，及字迹潦草之弊。余前在琴川時，某友來信，內稱「月前過府，見令郎患病頗重，已領終傳聖事，萬望接信後，熱心求主。」云云。余閱後，頗滋疑惑。蓋曰月前，則其意似指過去之事，與現在無與。然其下，並無今已痊愈字樣，則殊不放心。於是急理歸裝，而歸家時，見所謂病重者，方嬉笑自若。此敘事不明之誤也。又某友曾來信，託余購買某藥三十瓶，而三字之末筆，連接於十字，余即郵寄二千瓶。迨明年夏，往晤其人，始知多寄。此字迹潦草之誤也。故寫信時，與其用文言而不能暢達，反不如俗語之爲愈。至於未習草書者，尤不可任意亂塗也。

第四課

不祥

祥，福也，善也，世人迷信，不明事理，以吉兆為祥，凶兆為不祥。

晏子春秋

書名，不知何人所作，舊本題齊晏嬰撰，崇文總目，謂後人採嬰行事為之，非嬰所撰也，全書分八卷。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虎以上言景公，以見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以上言國之賢，不能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以上言虎在山，蛇在澤，見之非為不祥。

本篇爲記敘體。以用賢爲柱意。通篇分三段。首段言見虎。見蛇。以爲不祥。將景公昏庸情狀。活現紙上。次段純從正意著筆。三不祥。分三層立說。一層深一層。一句緊一句。末段言山澤爲虎蛇生長之地。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事所當然。復何足怪。景公之問。出於無心。晏子之答。確是有意。君臣問答之間。有治國之道在焉。

擬作一

齊景公獵。見虎於山。見蛇於澤。歸問晏子曰。寡人今日出獵。上山。山有虎。下澤。澤有蛇。不祥甚矣。晏子曰。臣聞國之不祥有三。而虎與蛇不與焉。國有賢而君不知。不祥一。知其賢而君不用。不祥二。用之而不出於誠。以盡其能。不祥三。國之不祥。如是而已。今上山

見虎。虎之室本在山也。下澤見蛇。蛇之穴本在澤也。入其室。臨其穴。安得而不見之。何謂不祥也。

擬作二

景公出獵。上山見有虎。下澤見有蛇。歸而問於晏子曰。今日寡人獵於山。見虎。獵於澤。見蛇。是不祥也。晏子曰。臣聞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真不祥也。今上山見虎。虎以山爲室也。下澤見蛇。蛇以澤爲穴也。如其室與穴而見之。何不祥之有哉。

(註釋)

獵 力葉切。田獵。取禽獸也。

澤 水所匯也。

召 呼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

任 誠篤也。又曰信任。

如虎室如蛇

穴 如至也。曷 何也。不與 有不相干意。

瀏覽 文範 篇法 (續第一課)

所謂開合者，卽一反一正之謂。凡題是正說，偏不從正面落筆，謂之反面。題是反說，偏要從正面着想，則正面亦是反面。其法亦不一。有先開後合者，有先合後開者，有前後開中間合者，有前後合中間開者，有隨開隨合者，有開多合少，開少合多者。以能順勢寫去，毫無牽強爲貴。

蘇洵名二子說，初言軾轍之無足重輕，繼又言軾轍之可取，此先開後合法也。

劉禹錫陋室銘，初未嘗諱言其陋，而結句則云何陋之有，此先合後開法也。

蘇洵管仲論，首段敘管仲之功，末以冷語作結，中間則極言管仲之罪，正前後開中間合法也。

第五課

談虎

語見本篇

胡承譜

字蠶夫，清安徽涇縣人，著有隻塵談行世。

某山家土牆下。以穿底石白作狗竇。虎伏竇外伺狗。狗不出。但從竇內吠。以上言為狗誘，虎急探頭撲狗。則頭已順毛突進竇內。狗咋虎鼻。虎負痛急不能出。大肆咆哮。推倒土牆。首頂白底逸入山林。以上言狗之得計，年餘獵人見之。白底猶箍頸上。如罪人之負枷者。僉謂虎帶長生枷云。以上言虎久被害。

本篇為記敘體。言以力取勝者。無不為智者所敗。通篇約分三段。

首段言虎受狗愚。並不說明。祇以但從竇內吠五字。言外傳神。次段描寫虎之孟浪。實堪發噱。末段以諧語作結。尤有奇趣。凡躁急猛進者。皆當以虎爲鑑。毋墮狗計。

擬作一

某山家作狗竇於土牆下。竇以穿底石白爲之。虎偵狗。伏竇外。狗狂吠竇內。虎怒。探頭猛撲。力疾。頭順毛入竇。鼻爲狗嚙。痛甚。急欲擺脫。牆爲之圯。虎頂白底而逸。年餘。獵人入山林。見其頸箍白底如舊。若負枷者然。土人傳爲美談。僉謂虎帶長生枷云。

擬作二

山民某。疊土壑爲壁。下置穿底石白作狗竇。大小適

如狗身。一日。有虎伺竇外偵狗。狗吠而不出。虎探頭
 猛撲。頭突入。鼻爲狗咋。急不得出。負痛狂躍。壁坍塌。
 虎負白底奔入山林。後有見之者。白底猶未去。人皆
 以爲虎帶長生枷云。

(註釋)竇

孔穴也。

吠

犬鳴也。

咋

音窄。嚙也。

咆哮

獸怒也。

籬

音孤。以篾束物曰籬。

枷

獄具。項枷也。

擺脫

脫身而去也。

圯

並履切。毀也。

美談

事爲人所傳述。而爲有興味者也。

土擊

未燒磚坯也。

坍塌

猶言倒也。

瀏覽 文範 篇法 (續第四課)

蘇軾留侯論前後以忍字作柱。中間則敍子房不忍忿忿之心。而
 逞於一擊之間。正前後合中間開法也。

黃庭堅書王元之竹樓記後。首引兩或人之言。隨即以己意斷定

之、此隨開隨合法也。

方孝孺豫讓論、通篇皆言豫讓之不足取、其結處卻退一步言以褒之、此開多合少法也。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首段引稱孟嘗君能得士、自嗟乎而下、斷定其所得者不足爲士、此開少合多法也。

總之、開合之法、所以防其語之不能暢達。故一反一正、以竦動人聽。例如本欲言如此方有大利、而偏說不如此便有大害。所謂抑揚反覆者是也。然若一味反說、又恐拋荒本位、故以反正相生爲妙。

第六課

御者妻

詳見本篇

晏子春秋

前見

晏子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以上敘御者之自得。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以上敘晏子不以位高自大。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以上敘御者得官。

本篇爲記敘體。言倚勢陵人。不知自愧者。雖妻子亦輕視之。通篇分三段。首段敘御者之揚揚自得。一副醜態。悉從其妻之眼光中看出。爲下文請去作伏筆。次段敘晏子位高名顯。無一毫自滿之意。現於形色。三段先敘御者不知自己之執業賤。徒志高氣揚。以相御爲榮幸。次敘改過遷善。博得一官。以慰其妻平日之願望。通篇綫索。只在去字。

擬作一

晏子爲齊相。乘車而出。其御之妻。自門隙窺之。見其夫擁蓋策馬。左顧右眄。於意頗得。俟夫歸。悻悻請去。御者怪問之。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爲齊相。名聞諸侯。妾觀其出色至莊。貌至溫。似非以勢驕人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御。意氣揚揚。不知自愧。妾是以欲

去也。夫感其言，痛自貶抑。晏子知其故而善之，薦以爲大夫。

擬作二

晏子出，御者擁大蓋，策駟馬，揚揚自得。其妻從門隙見之，夫歸而請去。御者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致身顯位，妾觀其出，謙下有禮，若不以為相，自居者，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傲然自足，妾甚愧之。是以欲去也。」御者因自抑損，晏子異而問之。御者告以故，晏子善之，請於齊君，以為大夫。

(註釋) 御 駕車之人也。 闕 與窺同，小視也。 蓋 車蓋也。 駟 一車四馬，謂之駟。 揚揚 得意也。 廼 與乃同。 左

顧右盼 即左右視也。盼，音麴。 倖倖 悲恨之貌。 貶 抑也。 損也。

瀏覽 常識 軍艦

凡濱海之國，所以保護商船，而禦外侮者，惟軍艦是賴。古之軍艦，以帆船爲之。今則用汽船，外且以鋼鐵包裹。所裝巨礮，少者數門，多則數十門。種類不同，功用亦異。其主攻擊敵艦，與敵國礮臺者，曰戰鬪艦。主防守本國海岸或攻擊敵國海岸者，曰海防艦。主保護本國船舶，或捕拿敵國船舶者，曰巡洋艦。主往來偵探，報告軍情者，曰報知艦。主發射魚雷，襲擊敵艦者，曰魚雷艇。主逐捕魚雷艇者，曰獵艦。然爲海戰利器，當之悉破者，則莫如潛艇。以其潛行水際，能制敵人死命於不知不覺中也。

第七課

賣油翁

詳見本篇

歐陽修

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諡文忠，宋廬陵人，著有唐書五代史及六一居士集。

陳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以善射自矜
 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以善射自矜
 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堯咨問曰。汝亦知射乎。
 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以上敘賣油翁輕視堯咨
 咨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
 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
 孔入。而錢不溼。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堯咨笑而
 遣之。以上敘賣油翁之酌油及堯咨之服善

本篇爲記敘體。言凡百技能。皆貴精熟。不可以一得自矜。通篇分三段。首段以善射作柱。惟善射。故自矜。爲下文忿然作伏筆。次段以賣油翁輕視堯咨作柱。以睨之微領等字。將輕視意態。一一繪出。末段以酌油作柱。爲手熟之證。又以堯咨笑遣作收。照應上段。忿然兩句。通篇寓意。惟在手熟二字。而前後兩見。譏諷之意。自在言外。

擬作一

陳堯咨精於射。一時無兩。公亦自矜其能。嘗演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良久弗去。見其矢之中的者十有八九。微領其首。堯咨見而問之曰。汝知射乎。吾之射不已精乎。翁曰。此無足奇。僅手熟耳。堯咨

忿然作色曰。甚矣。爾之輕吾射也。翁曰。我熟於酌油。請子視之。乃置葫蘆於地。口覆以錢。徐以杓酌油。高舉而瀝之。油自孔入。錢竟不溼。因言曰。此無足奇。亦手熟耳。堯咨置不與較。笑而遣之。

擬作二

陳堯咨善射。世無其匹。堯咨亦因此自矜。一日。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過。釋其擔。立而久視之。見其矢無虛發。因而領之。堯咨問曰。吾射善乎。翁曰。但手熟爾。堯咨以爲輕之也。怒。翁曰。我以酌油而知其故。乃取一葫蘆。置於所立之地。口以錢覆之。以杓酌油。徐徐滴入錢孔。視其錢果不溼。曰。此亦手熟爾。堯咨笑而遣

之。

(註釋) 陳堯咨

字嘉謨，宋，蜀人，真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卒贈太尉，諡康肅。

射

六藝之一，古者射以觀德，故人必習之。

家圃

家中之園圃也。

手熟爾

爾，語助詞。

忿然

怒貌。

酌油

以杓取油也。

覆

遮蔽也。

葫蘆 為菰菜類之一種，老而去其實，可作

用錢幣名，以金器屬為之。

杓 音勺，取油器也。

瀝 水下滴也。

遣之 使之去也。

作色

變色也。

匹

偶也，配也。

瀏覽 常識 空中戰爭

近數年來，各國軍備，日新月異。其最奇者，莫如空中戰爭。初僅藉氣球之力，以偵探敵情，傳遞消息。繼而改用飛艇飛機，不獨進退自由，且可以投擲炸彈，發鎗追擊。歐戰興後，稱為軍用利器。吾國政府，知其術足以制敵人死命。故於北京設立航空學校。復辟之役，戰功卓著。其他志士之肄業於法國者，亦親駕飛機，與德人交戰。歐西朝野，咸稱譽焉。

第八課

甌噓

語見本篇

歸有光

字熙甫，明崑山人，人稱爲震川先生。官至南京太僕丞，有震川集行世。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以上言甌

敗方去，已無全甌之望。適有持甌者過其門，其人亟拘執之，曰：

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

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以上言敗甌者，奪

之，謾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

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

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以上言事變之

古、不

本篇爲記敘體。借敗甌作喻。慨歎世人惟用強權。不講公理。通篇分兩段。前段以奪甌作柱。以敗甌持甌作襯。後段以事變作柱。以全甌不全甌作襯。末以失其本心。寫市人之顛倒黑白。助紂爲虐。世俗澆薄。誰非敗甌者。誰非市人之右敗甌者。敗甌奪甌。猶其小焉者耳。

擬作一

人有置甌道旁者。甌傾側。墮地而敗。其人將去矣。瞥見他人持甌而過。遽前執之。曰。我甌無與爾事。何故敗我甌。乃奪其甌而與以敗者。市人且羣起袒護之。持甌者竟莫與辯。隱忍而去。噫。使敗甌者不見持甌者過。則已無所望而去矣。持甌者不幸而與敗甌者

相值。乃一則失其全甌。得其不全甌。一則去其不全甌。取其全甌。事變之不可知也如此。敗甌者固不足論。彼市人何亦昧昧若是耶。

擬作二

道旁有置甌者。墮其甌。甌敗。方欲去之。適有人持甌而過。亟拘執之。曰。爾何敗我甌。遂奪其全甌。與以不全甌。市人且附和之。持甌者無如何也。與之而去。嗚呼。敗甌者先以甌敗。方欲去之矣。持甌者不幸過之。乃以甌之全者。易以不全者。以甌之不全者。易以全者。事變之無常如此。彼市人亦無理之甚哉。

(註釋)

甌

音謳。孟也。如酒甌之類。又小盆也。

墮

音惰。落也。

敗

毀也。壞也。物壞者皆曰敗。

亟

音棘。急也。

市人

市井之人也。

右助不能直言不能伸其理直伸也。向有假值遇使意也。

瀏覽 文範 篇法 (續第五課)

繳應之法，卽拈定一意或一二字，爲篇中柱脚，前後照顧之，使其文一氣相生也。如蘇軾超然臺記，處處拈定樂字。前赤壁賦，處處拈定風月字。歐陽修朋黨論，與「惟幸人君能辨其君子小人」一句，處處回照。蓋惟如是，則其說不至溢出題面，而且精神團結，一望而知其說之有本有原也。

文辭之一句緊一句，一層深一層者，謂之遞勘法。如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國治而後天下平。」此一句緊一句者也。國策莊辛論幸臣，「夫蜻蛉其小者也……夫雀其小者也……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此一層深一層者也。

第九課

觀漁

語見本篇

梅曾亮

字伯言，清江蘇上元人，官戶部郎中，著有柏硯山房文集十六卷。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以上敘景象安知夫魚之躍而入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也。失於其心。以上敘魚躍之善不善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以上說

人不必躍。點出本意。

本篇爲記敘體。言人當安貧樂道。不妄求。不躁進。以魚爲鑒。以躍爲戒。本篇以人不必躍。作全篇柱意。而前後卻分三段發議。首段以躍入。躍出。躍而不出。三層分寫。柱意在一躍字。次段從上段躍字。又分出善躍不善躍兩意。而以漁者之漠視結之。可見魚之躍者。不論其善不善。皆屬徒勞無補。不如不躍之爲得也。本段以魚不必躍作柱意。末段言人不必躍。點明本旨。卻先說魚躍之可悲。用筆甚曲。立意頗顯。

擬作一

漁者繫其網之左右。沈之於池。網緣出水約寸許。緣狹則魚躍愈多。有躍而入者。有躍而出者。有既入而

屢躍不出者。一一必經其緣。歷歷可數。彼魚之躍而出諸網者。安知不洋洋自以爲得耶。其躍而不能出。與既出而復入者。安知不以其躍之不善。而深自引咎耶。而漁者坐視於旁。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嗟乎。魚之無所逃於池。人皆知之矣。魚之躍固可悲也。然則人必效魚之躍者何也。

擬作二

漁者下網於池。網左右靡。緣稍稍出水面。魚之躍者。必經其緣。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夫同一躍也。彼躍而出者。安知不自以爲幸耶。其既入而不出。既出而反入者。安知不自

以爲不幸耶。而漁者視之。漠然無所動於中。嗚呼。人知魚之託生於池也。不能逃漁者之網。躍之固甚可悲也。然而已亦不免於躍者。何也。

(註釋) 麋 音糜，繫也。 緣 網邊也。 咎 有歸罪之意。 遁跡 隱去形跡也。 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孟子萬章少則洋洋焉。

引咎 引以自責也。 漠然 不相關貌。 戚 哀也。 稍稍 略也。 動於中 感動於心也。

瀏覽 常識 吾國軍制

兵有募兵徵兵之別，吾國徵兵制未行，故無常備續備後備等名目。其軍制，別爲海軍陸軍，分轄於海軍陸軍二部。近因徵調上便利，於陸軍則分全國爲九大軍區。於海軍則分第一第二兩大艦隊。俾水陸各要隘，資以鎮守。惟自奉天以至廣東，濱海之岸，長凡七千餘里。而軍艦大都窳舊，是宜從速整頓，以固我疆圉者也。

第十課

烏鰂

烏鰂為輕體動物，形如囊，能吐墨汁，故亦名墨魚。鰂音賊。

宋

琬

字玉叔，號荔裳，清，山東萊陽人，著有安雅堂集。

烏鰂生海中。形如鼈而差小。無鱗鬣肉鬚連。蝨以代厥足。以上說外狀。脊中有骨。塊然笏起。色瑩質輕。刮之如玉屑。醫方本草所謂海鰂鮓也。以上說骨。肉在骨外。色正白無血。膾以為羹。與象箸無別。以上說肉。口有涎。著水便黑。春夏之交。游於海澨。其羣以萬數。見人則萬口噴沫。海水為之墨數里。漁人逐墨下網。盡其族而殲焉。以上說涎。嗚呼。世之貪財黷貨。顧反自以為廉。而卒以殞

滅者。墨爲之累也。

以上說貪吏滅身之由。

本篇爲記敘體。借烏鰂以喻墨吏之貪財黷貨。雖至殞滅。猶不自悟。通篇分作三段。首段大致寫烏鰂之外表。以見與他魚不同。次段分三層立說。先說骨。次說肉。再次說涎。骨肉爲寶。故較略。涎爲主。故特詳。末段寥寥數語。將貪吏所以殞滅之由。爲之道破。

擬作一

海中有烏鰂。大不及鼈。而形頗相似。無鱗與鬣。頭部有十足。中二足獨長。爲捕捉食物之用。脊塊然如牙笏。色瑩而質輕。刮之潔白如玉屑。醫方本草所謂海鰂。鮪者是也。骨外爲肉。白而無血。切以爲羹。有若象箸。腹部有小囊。中貯墨汁。春夏間。率其族游海濱。見

其敵。輒吐墨汁。海水爲之墨數里。漁人迹墨之所在。網而獵之。可盡殲焉。嗚呼。世之貪財贖貨。猶自以爲廉。而卒至身死族滅者。何莫非墨爲之累耶。

擬作二

海之中有物焉。曰烏鰂。其形如囊。視鼈微小。周身無片鱗。頷旁無小髻。肉鬚連蜷。以代其足。背有骨。高起如笏。色質光澤而輕。取而刮之。其屑如玉。證之醫方本草。卽海鰂鮓也。肉色白而無血。裹諸骨外。膾以爲羹。狀類象箸。體之後端有小囊。含墨汁甚多。見人輒噴墨以禦。漁人習知其性也。春夏之交。遇海水盡黑如墨。長約數里者。知其率族出游也。逐墨下網。可盡

其族嗚呼。世徒知貪財贖貨。自以為不傷其廉。卒至殞滅無遺者。皆為墨所累也。

(註釋)

鼈 背褐色，腹白，口尖，背甲圓，邊緣柔輭，成肉，肉多滋養料。

差小 較小也。

蠶 音獵，魚之頷旁小髻曰蠶。

連螾 長曲貌，螾。

音 笏 音忽，形長方古卿大夫朝國君所用。

本草 書名，神農所作。

鰾 音飄，海魚也。

膾 音槍，肉細切者為膾。

象箸 象牙所製。

之箸 音箸，也。

沫 音末，口中汁也。

殲 音尖，盡殺之也。

墨 原文上兩墨字作墨字解，末句之墨指因貪取官者而言。

迹 言循其踪迹也。

獵 取禽獸曰獵。

無噍類 謂盡死也。

視此 此處係借用。

噴 音異，噴水也。

瀏覽 常識 吾國在國際上之地位

吾國人口號稱四萬萬，土地則有二十二省及青海蒙藏，統治權完全。就立國之三要素而論，本為世界第一等國。然海牙和平會列吾國於第四等國，蓋國際上地位，重實力不重形式。是會以海軍之勢力，定國強之差次，而吾國於前清光緒甲午一役，舊有艦隊，幾盡燬於日。近雖添購新艦，其諸艦之排水總量，尚不足七萬噸故也。

第十一課

羆說

羆獸名。體大於熊。毛色黃白。頸長脚高。多力。能拔樹木。遇人則人立而攫之。俗呼爲人熊。

柳宗元

字子厚。唐河東人。文章卓偉。與韓愈齊名。有柳州文集行於世。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以上敘獸之相畏。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嘗持弓矢。罾火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以上敘獵者之技能。羆聞其鹿也。趨而至。獵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其人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以上敘獵者害。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

羆之食也。

能以上敘人無技
終必致敗。

本篇爲說明體。言人無真實伎倆。徒知憑藉威勢。一遇凶暴。必罹於禍。通篇分四段。首段敘獸之相畏。惟羆最猛。次段敘獵者之詐術。及其獵法。三段敘獵者智窮力盡。卒爲羆所食。末段結出本意。說明作僞者操術不正。終難免禍。

擬作一

羆能制虎。虎能制羆。羆能制鹿。楚南有獵者。能吹竹爲鹿。羆虎羆之音。嘗挾兵。篝燈之山谷。吹竹爲鹿鳴。以誘其類。待其至而擊之。羆聞爲鹿也。疾馳而至。獵人懼。乃爲虎音。羆方駭走。虎已馳至。獵人愈懼。更爲羆音以恐之。虎亦駭走。羆出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攫而食之。今之無所恃而行險徼幸者。適足以充羆之

口腹耳。

擬作二

鹿不能敵羆。羆不能敵虎。虎不能敵羆。羆之力猛。與他物鬪。則人立而攫之。楚之南有獵者。善吹竹爲獸音。嘗挾獵具。覆火於器。入山谷爲鹿鳴。誘其類而間射之。羆聞鹿鳴。循聲而至。獵人懼。因爲虎音以逐羆。羆去。虎至。獵人更懼。復爲羆音。虎亦去。羆聞其類也。出而求之。至則見人。撲而殺之。今夫借人之威。以壯己之勢者。未有不爲羆所殺也。

(註釋)

羆 音賸。大如狗。文如狸。

被髮 卽披髮也。被同披。

人立 如人而立也。

罌器火

謂藏灰於罌也。罌音櫻。瓶之大腹小口者。

卽之山

卽近也。之至也。謂近而至於山也。

駭 音蟹。驚起也。

掉 音卒。急持之也。

搏 音搏。擊也。捕也。

挽 音晚。引也。

裂 音列。分也。

兵

戎器，弓矢矛戟之屬皆曰兵。

篝燈

篝，音鉤，籠也。篝燈，以籠蔽燈也。

之山谷

之，至也。谷，山間流水之道也。

倉猝

急遽也。

偽

音爲，詐也。

攫

音嬰，撲也。覆，扶富切，音浮，去聲，蓋也。

間射

乘隙而射也。

迹聲

踪迹其聲之所在也。

瀏覽

文範

篇法

(續第八課)

文辭之意思，有時須發現於中幅後幅，而又虞突如其來，語無根脈者，則於前段內預作伏筆，以爲後文張本。左傳中此法最多，有預伏於數年之前者，有預伏於本篇之首者。又如歐陽修釋秘演集序，先說智謀雄偉之士之伏而不出，以爲秘演曼卿二人伏綫。然後將二人次序說出，便覺機神震動。惟不可與冒起渾看。冒起係用關鍵語。擒住題旨，以駕馭全篇。此則惟爲下文埋藏脈絡，初視之，似無關緊要之句也。

第十二課

說龍

龍者，借以喻明君也。退之欲得明君事之，故作是說，非真有龍，實寓言也。

韓愈

字退之，唐鄆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自幼知書，日記數千言。後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

吏部侍郎。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封昌黎伯。諡曰文。有昌黎文集四十卷。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言龍之靈，意輕。然龍乘是氣。

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

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言雲之靈，意重。雲龍之所能使為

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申言龍之靈，意輕。

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

申言雲之意重。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言龍能為雲，無龍則

亦無雲、
意輕、
重龍、意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言龍必有雲、無雲則亦非

本篇為寓言體。通篇之骨。在一雲字。以龍雲分段立說。雖意有輕重。而說龍即說雲。說雲即說龍。雲非龍。不靈。龍非雲。不神。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言非聖君不能用賢臣。非賢臣不能輔聖君。相需有成。相得益彰。龍之與雲。頗相類似。君明臣良。文公想望已久。故特借雲龍以發揮心事。

擬作一

龍。噓氣而成雲。龍之靈。雲固弗若之也。然龍乘是氣。盤旋乎穹蒼。騰躍乎江海。氣象萬千。變幻莫測。雲亦靈怪極矣。夫雲之靈。龍之所使也。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也。然龍果無雲。則失所憑依。其靈不著。異哉。

龍之得所憑依以神其靈者。龍之自爲者也。易曰。雲從龍。既爲龍。必有雲。無雲則非龍矣。

擬作二

雲之爲物。龍噓氣成之。是靈在龍。雲似無靈可言也。然龍藉是雲。出沒於虛無縹緲之鄉。掩蔽日月。伏藏光景。震動雷電。雨由是而化。陵谷爲之汨沒。雲亦靈怪矣哉。夫雲之靈。龍爲之。龍之靈。雲無與焉。然龍無雲。則其靈不神。龍之不能失所憑依。信歟。異哉。龍之所憑依。龍乃自爲之也。易乾卦曰。雲從龍。既爲龍。雲必從之矣。

(註釋) 噓氣

卽吐氣也。出氣急曰吹。緩曰噓。

茫洋

雲水之氣。

玄間

穹蒼也。易坤卦。天玄而地黃。

薄

音博。迫也。有掩蔽意。

景讀音骨 汨音骨 陵谷邱陵山谷也 憑依賴藉也 易易經 變幻即變化也 虛無縹緲言無

也 定形

劉覽 文範 句法 參觀國文新課本說明書 第二篇第二百三十張 (續第十一課)

文字者，積句而成者也。句法不佳，則氣機必不悠揚，意思亦爲之晦塞。故欲其文之優美，不得不講究其句法。

古今文體，變化不同。而其所以不同者，句法使之。試將各體文字，並列觀之，其句法必截然互異。卽一文之中，其前後亦未必盡同。故有同一句法，施於此體則合，施於彼體則不合，施於前幅則宜，施於後幅則不宜者。是句法者，爲初學所不可不學，而又不宜學者也。今僅擇其顯明而易知者，取例如下。

短句 長句 句法以四言五言六七言爲適中，多於此則爲長，少於此則爲短。

第十三課

說猩猩

猩猩，獸名，猿類，形狀類人，面稍裸，出手垂及地。

姚

鎔

字希聲，宋鄞溪人，著有雪蓬集。

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谿山。或曰交阯。血以赭鬪。
 色終始不渝。以上言猩猩之貌嗜酒喜屐。人以所嗜
 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為餌已。遂
 席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
 攜儔唾罵而去。以上言猩猩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
 嘗試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徑
 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
 嗚呼。明知之而故犯之。其愚又益甚矣。以上言猩猩

甚愚益

本篇爲記敘體。以喻人有嗜好。不決心痛改。以免於禍。通篇分三段。首段寫猩猩之狀貌、言笑、出生地、及其血之作用。次段寫其相戒勿犯。唾罵而去。描摹盡致。爲下文明知作伏筆。末段寫其被捕之由。爲下文故作伏筆。末以慨歎作結。雖不言人。而警人之意。自在言外。

擬作一

猩猩面如人。能言笑。出交趾山谷間。取其血。以染鬚。覩之屬色。歷久弗稍變。姓嗜酒。又喜著屐。人陳其所嗜者於野外。聯絡之而窺伺之。猩猩知爲餌已也。驟見之。必指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刺刺罵不休。且相

戒勿中奴輩計。率羣訶詆以去。去未遠。復回顧曰。盍試之一嘗其味。既而薰然大醉。頓忘夙戒。取屐加足。笑而樂之。及伏發。往往顛仆就擒。無或幸免。嗚呼。戒於先而犯於後。物之愚蓋莫甚於此矣。

擬作二

猩猩出交趾封谿間。面似人。能言笑。血可爲染料。取以赭鬪。其色常新。喜飲酒。好著屐。人欲捕之。則雜陳酒屐於野外。聯絡之而伺於旁。猩猩見之。知人之餌己也。遂歷指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痛罵不已。且相戒勿爲所誘。攜儔唾罵。悻悻而去。既去而復顧曰。盍一試之。乃相率酣飲。忘其夙戒。既醉。各取屐加足。相視而笑。迨伏發。則顛蹶困頓。致不可脫。嗚呼。始知之

而終犯之。其愚較蠢蠢無知者。又益甚矣。

(註釋) 封谿山

四川無此山，當在安南國境。

交趾

今安南，趾同趾，爾雅注曰：今交趾封谿縣，出猩猩，狀如犴純，聲如小兒啼，原文所云封谿。

或卽赭音者，赤指此，色也。

罽 讀若計，如毼，靦之風，織毛爲之。

渝 變也。

履 音劇，本履也。

陳 列也。

餌 陰以利誘曰餌。

廣 指也，斥本字。

詈 音勃，類罵也。

儔 類也。

染指 非所當得而妄思沾潤曰染指。

沾濡 沾濕也。

掩 掩捕也。

毼靦 音瞿，毛織物，地毯之類。

刺刺 七迹切，多言貌。

訶詆 謾罵也。

若祖父 若語辭，有及字或字意。

瀏覽

常識

列強 在北洋之軍隊。

前清義和團亂時，圍困外國使館，戕害外國駐京公使。及和議成，外人不信任清廷有治安能力。凡在使館界中，其一切消防保護之事，俱不容華官過問。并各派軍隊，分駐於天津、塘沽、唐山、海關、秦皇島等處。民國二年，經俄公使倡議，商請撤退，列強均未贊成。而其他野心家，反以保護鐵路爲由，軍械軍隊，有增無減。夫京師何地，鐵路何物，竟不能自保治安，而容外兵以實偪處此，可恥甚矣。

第十四課

臨江之麋

詳見本篇

柳宗元

見前第十一課

臨江之人。敢得麋麇。攜歸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撻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以。使。與。敘。人。愛。處。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牴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以。上。敘。麋。本。愛。忘。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以。上。敘。麋。戲。犬。得。禍。

本篇爲記敘體。言人貴自立。不可存依賴之心。事事求助於人。通篇分三段。首段先敘臨江之人。由人及麋。由麋及犬。節節相生。有條不紊。次段先寫麋。次寫犬。一畏主人。一恃主人。意在言外。末用然時啖其舌一句。爲下文外犬食麋。作一伏筆。末段寫麋狎外犬而被殺。足見食麋者犬之性。與麋戲者非犬之性也。犬能如人意。而與麋戲。非畏麋。非愛麋。畏主人之鞭撻耳。

擬作一

臨江之人。獵得麋。攜歸而畜之。方入門。羣犬垂涎。搖尾而至。人怒其將不利於麋也。撻之。自是日抱麋。就示於犬。使勿稍動。漸令與之戲。久之。犬皆馴善。如人意。麋既大。忘其爲麋也。以犬爲良友。益與之狎。犬

恐拂主人意。亦伴與俯仰。然時啖其舌。欲得而甘心焉。三年。麋出門。見外犬紛集於道。就而與之戲。外犬見之。始而喜。繼而怒。共殺食於道上。麋終不悟。

擬作二

臨江之人。畋於野。得麋。覺以歸。欲畜之。入門。犬皆垂涎揚尾。人見其視眈眈而欲逐逐也。怒撻之。由是日抱其麋。就犬以習示之。初使之勿動。繼則使與爲戲。積久。犬皆從主人命。無稍忤者。麋稍大。益無忌憚。與犬狎。悉任其意。犬亦勿與較。且善遇之。以博主人歡。然時時親以口鼻。欲嘗一鬻。以爲快。越數年。麋外出。見羣犬往來至眾。趨與爲戲。犬見之。喜且怒。就道旁

爭相殺食之。血肉狼藉。麋至死。莫知其故。

(註釋) 臨江今四川忠縣治 畋音田，獵取禽獸也 麋音眉，大鹿也 麋音倪，鹿子也 畜養也 涎口液也 撻打也

犬良我友言犬誠我之友也 偃仆倒臥在地也 啖其舌舐麋之舌也 狼藉離披雜亂貌 拂逆也 佯詐也

視眈眈欲逐逐眈眈，垂目下視貌，逐逐，必欲得之之貌 忤逆也 忌憚畏懼也 遇待也 欲嘗一臠言欲食其

肉也，越踰也。

瀏覽 常識 租稅一

納稅為國民義務之一。我國租稅。其最要者。一曰收益稅。如田賦、鑛稅、營業稅之類。一曰行為稅。如契稅、牙帖、當帖、印花稅、註冊稅之類。一曰消費稅。如鹽稅、煙酒稅之類。一曰關稅。如進口稅、出口稅之類。又有所謂釐金者。當光復之初。南方各省曾有裁撤之舉。旋因用度不足。仍復抽收。然厲國病民。必有裁撤之一日也。

第十五課

杞菊賦序

杞菊，謂枸杞與菊花也。古人以其嫩苗為菜蔬，賦為文體之一係韻文。班固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

陸龜蒙

字魯望，唐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甫里先生，又號江湖散人。天隨子，以高士召，不至。與顏薏、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輯有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卷，著有笠澤叢書四卷。甫里集十九卷，小侯錄二卷。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且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以上枝及菊之種。植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

自廣云。

以上敘飽啖杞菊勝於酒食。

本篇為記敘體。言人當以躬行節儉。立志讀書為要務。通篇分兩段。首段先言少牆屋多隙地為盡杞菊張本。繼言杞菊生植之性。分春夏兩層立說。尤為詳樹。次段先假人言。作一拓筆。再說到忍飢誦經。不事妄求。自述中寓有譏世意。

擬作一

天隨生甘澹泊。闢宅外隙地。徧植杞菊。以佐盤餐。春日茁芽甚壯。多不勝採。及至仲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兒童輩。日夕拾掇。適口與否。在所不問。人或歎曰。當世士大夫。日欲奉甘旨。以充君之腹者。豈少也哉。君獨坐守書城。日以古聖賢道德文章貯此空腹。徒自苦耳。生笑曰。我讀書數年。覺聖經賢傳中。其味勝於酒食者多矣。退而作杞菊賦。

擬作二

客有謂天隨生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其欲以珍羞奉君者多矣。子何日啖杞菊。徒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以自苦耶。生笑而應曰。余少牆屋。多隙地。樹以杞菊。於春夏讀書之暇。日夕督兒童輩採擷。以充口腹。此中自有樂趣。不願干謁權門。以妄求酒食也。退而作賦。聊以自廣云。

(註釋)

忞肥

壯盛也。

擷

讀如絜。捋取也。

杯案

即杯與碗也。案與校同。按古碗字。

澀

音澀。味不甘滑也。

掇

音咄。拾取也。

千乘

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擊鮮

見漢書陸賈傳。鮮謂新鮮之肉。擊殺也。

屠沽

執賤業者之稱。屠謂屠戶。沽謂賣酒者也。

廣

開泰

也。

澹泊

恬靜寡欲也。

萬草初

生貌。

甘旨

味之美者。

書城

環積墳籍。名曰書城。見太平清話。

珍羞

珍奇之食物也。

干

謁

謂因干求而請見也。

權門

謂權臣也。

瀏覽

文範

句法 (續第十二課)

疊句 疊句者，重疊其句也。如「使乎，使乎！」「天喪予，天喪予，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上引各句俱見四書。「可不深念耶，可不

深念耶。」見鄭玄戒子書。等。蓋所以傳其沉吟恻嗟之神也。

對句 駢文有對句，散文亦有之。惟整散兼行，揮灑自如，不若駢

文之通篇皆對耳。如「乘肥馬，衣輕裘。」

見論語，乘與衣為動詞，肥與輕為狀詞，馬與裘為名詞，皆兩兩

相對，故曰對句。下同。

「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

見韓文，以上皆兩

句對。「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

見歐陽修文。宰相尊與諫官卑對行其道與行其言對。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見韓文。以上皆四句對法。

「恐百姓之

謀已，則深宮警守，以崇不畏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傷心之怨。」

見陸機文。上為六句對法，即等下三句與上三句相對也。

第十六課

海魚詳見本篇

姚鎔見前第十三課

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睥兒。鬻用火薰之。可致遠。以上言魚之形狀及作用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而取之。簾為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縫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束。愈怒則頰張。鬣舒。鉤著其目。致不可脫。以上言取魚之法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以上痛惜魚之取禍

本篇為記敘體。柱意在知進而不知退一語。自始至終。未及人字。

而警世之意。自在言外。通篇分三段。首段敘魚之形狀。及魚之可食。次段分三層。簾爲一層。簾之製法爲一層。魚之觸簾爲一層。末段以知進不知退。點清作意。爲魚悲。爲人惜。言近旨遠。極有含蓄。

擬作一

海魚中有名曰馬嘉者。膚如銀。尾如燕。大者如睥兒。鬻而以火薰之。雖致遠。可弗敗。常潛伏水底。捕之不易得。春夏乳子。則隨波而上。漁者欲於此時取之。編竹爲簾。疏其目。廣袤各數十丈。引以兩舟。縫鐵而下。垂魚過之。必鑽觸。強以求進。觸愈甚。目愈束。魚愈怒。怒則張頰舒鬣。著簾鉤目。莫可擺脫。向使一觸其目。

卽掉尾而去。漁者無如何也。勇往直前。不自引退。其愚固可哂。其死亦可悲矣。

擬作二

海魚之中有馬嘉。銀膚而燕尾。大者如擘兒。割而薰之。可以致遠。常淵潛不出。漁者病其不可捕也。每於春夏乳子時。張簾候潮而取之。簾如蟹籬。目較疏。廣袤數十尋。兩舟各繫其一端。引而張之。縋鐵以垂水底。魚過必鑽觸其目。愈觸則愈束。愈束則愈怒。愈怒則頰張鬣舒。鉤著簾目而不能去。使其稍觸卽逝。則烹醢之酷可幸免。知進而不知退。徒令漁者坐收其利。不亦可悲也夫。

(註釋)

銀膚

膚作銀色也

燕尾

尾鱗尖銳而上開如燕翮也

碎兒

碎作誨切周歲之兒也

鬻

音孽切肉成塊也

潛

伏

也。孔子即產子也

簾取魚具以竹爲之

疏目

闊其目也

袤

音茂東西曰廣南北曰袤

尋

八尺曰尋

繩

以繩懸物使下垂也

頰俗謂之

頰張鬚舒而

悠然逝

見孟子萬章悠通作攸悠然自得之貌

醢

音海肉醬也

敗

壞也

擺脫

謂脫身而去也

可晒

可笑也

病

恨也

候潮

唐李嘉祐詩長安帶酒別建業候潮歸

瀏覽 雜錄

闢陰騭之說

世之勵人行陰騭者

如惠於人而不使人知也亦曰陰德

其所引故事必曰某家以陰騭

而得子某家以陰騭而延壽某家以陰騭而升官夫子與壽或猶

可稱之爲福至於官則必有鄙薄之而不屑爲者乃言陰騭者津

津道之其意何居豈報世之道至爲官而無以復加與夫爲官者

之皆由陰騭來乎誠如彼言吾恐不獨不足以勸世且必疑造物者之報施不當矣

第十七課

黔之驢 語見本篇

柳宗元 見前第十一課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以上言所以放 驢於山下之故。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
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莫相知。以上言虎 他日。驢一
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
無異能者。益習其聲。而駭。習聞之。而安。驢聲
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以
言虎之狎驢。虎因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矚。斷其
及驢之蹄。虎因喜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矚。斷其

高等小學國文新課本 ... 第二冊 第十七課

喉。盡其肉。乃去。

以上言虎之噬驢。

本篇爲記敘體。言吾人宜求實際。不可徒有其表。通篇分兩段。首段敘驢無用。故放之山下。點清題面。次段逐層鋪敘。分言之。則先敘虎見驢。分自遠而近爲兩層。次敘虎畏驢。分自暫而久爲兩層。再次敘虎噬驢。分先試其技。後乃噬之。爲兩層。合言之。則形爲一層。聲爲一層。蹄之爲一層。其形可驚。其聲可駭。其蹄則技止乎此。以形與聲之可驚可駭。跌出蹄之無用。此烘托法也。本文之佳處。在將虎之虛心處。狡詐處。活潑處。一一寫出。此種文筆。可爲工於傳神者。

擬作一

有好事者。以黔之無驢也。船載而往。至其地。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驢之偉且大也。驚以爲神。隱窺於林。

間。出而就之。惴惴焉。若有戒心。他日。驢昂首鳴。虎以爲噬已也。駭而遁。然熟察之。似無足以爲己害者。且習聞其聲。又卽而近之。終不敢逞其威。其後益狎。故擾之以觸其怒。驢不勝擾。蹴以足。虎喜曰。蠢物。無能爲耳。遂猛躍狂吼。撲而食之。

擬作二

驢非黔產。好事者船載以入其境。至則無可用。棄諸山下而不之顧。虎見其爲厖然大物也。奇之。蔽身林間而竊窺之。稍出與近。皇皇然終莫測其究竟。一日。驢忽鳴。虎大駭。以爲噬已也。狂奔而避之。然往來熟視其情狀。似非猛厲者。更習其聲。益無可畏。又出而探伺其左右。終莫敢妄動。後益近與狎。故犯之。驢果

去。怒。蹄虎。虎大喜曰。技盡於此耳。因縱躍猛撲。飽食而

（註釋）

黔 音箝，又音琴，即古之黔中今之貴州也。

厲然 大貌，厲，模，厲切。

惻惻 魚僅切，謹慎之意。

蕩倚 迫而近之也。

衝

冒 突而犯之也。

蹄之 以足踢之也。

跳踉 跳躍也。

嘲 同鬪，虎聲也。

惴惴 憂懼貌。

故擾故犯 故，故意也。

蹴

讀如促，以足踢物也。蠢 音春上聲，愚昧無知也。

吼 呼后切，獅虎之類，其鳴皆曰吼。

產 本其所生長之地曰產。

究竟 猶窮極也。

瀏覽 常識 租稅二

國家取租稅於民，有直接間接之別，例如田地租賦，不問其田中所產，是否自用，須每畝取銀米若干，此稅之直接者也。至若煙稅酒稅，負擔稅金者，雖係製煙釀酒之人，而其實則不過為吸煙飲酒之人代納。此稅之間接者也。準是以推，一國無不納租稅之人，則租稅之輕重，與國計民生，均有密切關係。故稅目稅率，須經國會通過。通過之後，倘有反抗偷漏，即為國法所不容。

第十八課

晏子使楚

詳見本篇

晏子春秋

見前第四課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以上言楚辱晏子。晏子不爲所辱。

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闔。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以上言齊非無人。

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

直使楚矣。

以上言齊命使之由。

本篇爲記敘體。通篇分三段。首段敘楚以非禮延晏子。晏子卒能使僮者更導從大門而入。可謂不辱君命矣。中間說狗國狗門措詞絕妙。次段敘齊非無人。以張袂成陰等句形容之。涉筆亦復成趣。末段敘齊之命使。各有所主。以賢不肖兩面夾寫。譏刺之意。悉已流露。末兩句復說明所以使楚之故。更覺痛快。

擬作一

晏子使於楚。楚人笑其短。因爲小門以延之。晏子謂僮者曰。此狗門也。使狗國者入之。嬰今使楚而入此門。楚豈狗國乎。於是更從大門導之入。楚王見之。謂曰。齊無人耶。晏子曰。臨淄三百閭。摩肩擊轂。往來甚衆。何云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爲使乎。晏子曰。齊

之命使他國也。視其國君如何耳。國君賢則使賢者。國君不肖則使不肖者。嬰不肖。故使使楚也。

擬作二

晏子爲齊使於楚。楚以其短也。爲小門而延之。晏子曰。使狗國者當入狗門。楚非狗國。嬰不當從此門入也。請更之。僮者更導入大門。見楚王。王曰。齊豈無人乎。晏子對曰。何謂無人。臨淄之途。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嬰竊度之。齊人之多。非楚可比。王曰。然則必以子爲楚使何也。晏子對曰。齊命使有賢不肖之別。不以不肖者使賢王。不以賢者使不肖王。嬰今使楚。寡君以其最不肖耳。

(註釋)

使楚

受命而聘問之人曰使。使楚謂受命聘問於楚也。

僮

音賓去聲。導也。接賓以禮曰僮。

道

與導同。

臨淄

齊都。今屬山東。

膠東古者二十 閭張開也 張袂袂袖也 比肩謂肩相並也 繼踵謂足踵相繼多而不絕也踵足後也 主意旨所向曰主

摩肩擊轂肩相摩而轂相擊極言其多也 連衽成帷兩句見戰國策齊一

瀏覽 雜錄 改良教育

吾國舊學向為通人所詬病。然改革後亦未見其利。推原其故約有三端。一則為舊說所誤。士農工商自古並列。流俗不察。即以誦詩讀書為職業。一編故紙外無所事事。其上者得於學校中占一席之地。次則流為醫卜星相。而詐騙之事。由是以起。一則為惡習所誤。社會慣例。凡略識之無者。類不肯作勞苦之事。甚至祖若父世守之業。而彼竟不屑一顧。迨祖父亡而舊業墜。仰屋興嗟者有之。一則為課程所誤。例如鄉村學校。所教科目。務為高大之說。而有裨職業者。反毫不講究。一旦畢業。衣食之計。茫無所知。而學非所用之歎。到處皆是。夫讀書本所之致用。乃學校日多。而游民亦日眾。安得有有力者。從事於根本改革也哉。

第十九課

晏子使楚二

晏子第二次使楚也。

晏子春秋

見前。

晏子至楚。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前。王曰。縛此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以上言楚縛盜。以辱晏子。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以上言楚譏刺晏子。晏子避席對曰。嬰聞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以上使人善盜。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

焉。以上言楚王辭窮自責。

本篇為記敘體。通篇分四段。首段以縛盜直起。王問吏答。隱射晏子。次段緊接上文。直逼晏子。雖僅二三句。而用視字善字。形容楚王之刻薄狀態。尖利口吻。令人難受。三段以物比較。措辭婉轉。用筆冷雋。使楚王無可置辨。末段以自責之辭。總承上文。而用一笑字。神情畢肖。

擬作一

晏子使楚。楚王賜之酒。酒方酣。吏縛一人至。王問故。對曰。齊人坐盜。故縛之。王視晏子而問曰。齊國之民。固善盜乎。晏子肅然起立曰。嬰聞之。橘生於淮南者。為橘。生於淮北者為枳。葉相似而味不同。其故何也。水土異耳。今民生於齊。長於齊。不聞為盜也。入楚則盜心生。殆楚之水土。有以使之然乎。楚王笑曰。寡人

自取辱耳。安可與聖人戲乎。

擬作二

齊使晏子使於楚。楚王設席以勞之。席未終。吏縛一人詣王前。王問狀。曰。齊人也。坐盜。王語晏子曰。齊人豈善盜耶。晏子避席而對曰。王知夫橘踰淮北則爲枳乎。橘與枳。葉相似而味不同者。水土異耳。齊人不盜於齊而盜於楚。得無楚之水土有以異乎。王曰。寡人聞命矣。笑而謝之。

(註釋)

詣到也。坐入罪也。淮水名。枳木名。避退也。嬉戲也。病辱也。勞慰也。狀罪狀也。橘踰淮

北爲枳

見周禮。謝自認其過曰謝。

瀏覽 文範 篇法

(續第十五課)

四字之句。其語平正通達。初學最易模仿。此外有以一字爲句者。如一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一出降一等。一疾。君視

之」等。二字爲句者，如「廐焚」、「賓退」、「子出」等。三字爲句者，如「志於道」、「三人行」、「舉一隅」等。五字爲句者，如「吾自衛反魯」、「天生德於予」、「與下大夫言」、「等。六字爲句者，如「子路終身誦之」、「雅頌各得其所」、「孟子見梁惠王」等。七字爲句者，如「我非生而知之者」、「然後求見長者乎」等。凡此皆宜運以挺拔之筆，而以詞質理明爲貴。至於長句，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皆八字。「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皆九字。「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皆十字。○上引各句俱見四書。等。則因臨文之時不得不長，非好爲長句也。此外極長之句，如韓愈文字，有至二三十十字者。倘無雄厚之氣運之，必至格格不通矣。

第二十課

愛蓮說

蓮即荷也。古專指其實為蓮。今多通用。如荷花。曰蓮花。荷葉。曰蓮葉。產於淺水。其莖曰藕。

周敦頤

字茂叔。宋營道人。為宋理學之祖。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卒年五十七。學者稱為濂溪先生。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先言水陸。以作伏筆。晉陶淵明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

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以上言愛菊愛牡丹。是賓。愛蓮是主。

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

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

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以上言花之品格。有如人之品格。點出作意。

本篇爲議論體。以蓮之高潔爲主意。歸結於世俗之愛花者。多僅取香。不尙品格。通篇分兩段。前段敘蓮之處。如出淤泥而不染。七句。爲後段君子二字伏根。語語是花。卻語語爲君子。寫照。有雙管齊下之妙。後段品評花格。結明正意。實寓無限感慨。收筆回應上文。章法尤密。

擬作一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至多。自晉及唐。愛菊者惟淵明。餘者皆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品格高潔。色香淡遠。在眾芳之中。有矯矯不羣之致。可清賞而不可把玩焉。夫花之隱逸者爲菊。花之富貴者爲牡丹。蓮則獨具清操。不同凡卉。爲花之君子者也。噫。愛菊者惟淵明一人而已。愛蓮者。人亦莫予同。何異乎愛牡丹者。

之眾且多也。

擬作二

水陸之花。何啻幾千萬種。而愛之成癖者。惟淵明之於菊。唐以來人之於牡丹。予獨愛蓮。蓮之生也在淤泥。其香清而不濁。其色豔而不媚。亭亭直立。不染塵污。蓋花之潔身自好者也。予謂菊有傲性。能耐風霜。可謂隱逸之花。牡丹爲羣芳冠。可爲富貴之花。蓮清逸淡遠。可爲君子之花。噫。菊之愛。陶後無所聞。蓮之愛。予欲求同好者不得焉。牡丹之愛。比比皆是也。

(註釋)

蕃衆多也。

李唐

唐承隋後建國者爲李淵故曰李唐。

淤泥

溷濁之泥也。淤音猷。

漣

風行水上成文之貌。

妖媚

也。

枝柯也，係木，別生之條，亭亭聳立貌，植立也，褻音息，狎也，噫歎辭，鮮少也，同予與予相同之謂也

瀏覽 常識 公債

租稅之收入，係充國家經常政費。若有臨時事件發生，則倉猝之間，勢不得不募集公債。公債之募於國民者，曰內國公債。募於外國者，曰外國公債。

我國頻年內亂，百廢待舉，加以按年攤還之賠款，理財者常有不足之虞。我愛國之民，凡遇募債時，各宜量力應募，以紓國難。蓋若募之外人，則子金爲外人所得，且償還偶或愆期，易啟外人之干涉故也。

第二十一課

說贏

語見本篇

吳敏樹

字本深，號南屏，清湖南巴陵人，著有梓湖文集。

余曩歸自都下。顧贏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贏弗良。將不利行。余曰：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好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無害。子將見之。以上言視贏之形。相，以其不利於行。一日過一阪。贏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他車。贏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贏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溼。而贏以死拒不行。雖其

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以上言羸之不行徒自取苦

本篇為記敘體。以喻人之規諫不可不聽。通篇分兩段。首段言視羸之形相。知其不利於行。以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兩語。故作自信之詞。反跌下文。次段分過阪。暴雨。兩層。與前段道平。幸晴。兩語。鍼鋒相對。用意周密。結筆純用疑詞。雖前言已驗。然於相馬之術。始終未能深信。

擬作一

余自都下雇羸而歸。中途遇同行者。善相馬。曰。子之羸弗良於行。恐難強取道也。余曰。無害。幸已行數日矣。其人曰。吾觀其形相。必非善走者。今道平而天又晴。不久將見之。一日。羸過一阪。遽伏地。馭者怒。鞭之不起。不得已。取代而過焉。又一日。遇暴雨。羸復如前。

余始信同行者之言果非虛也。然余所過之阪。既非峻阻。所遇之雨。亦驟而未濘。而羸卒以死拒。不肯前行。雖形相有然。亦徒自取苦耳。

擬作二

羸似驢而健。驢力在髀。羸力在腰。余曩歸自都下。取其健。雇之以行。幸道路平衍。風日晴和。駕行數日。取路甚便。余不解相馬術。固不知其形相何若也。後遇同行者。謂余曰。子之轅羸弗良。吾以形相視之。將不利於行。余未之信。一日。過平坡。羸不能負重。遽伏地。鞭之。幾死不起。後又遇雨。羸亦如之。追念前語。信而有徵。雖然。羸之形相。固爲下乘。而痛遭鞭策。死拒不行。亦取苦甚矣。

(註釋)

顧 同雇言

贏 俗作

好 可作性字解

阪 山坡也

馭 同御

瀦 音寧泥也

贏似驢三句

見正字通、正字通、書名明張自烈撰

瀏覽 文範 句法 (續第十九課)

錯句 錯句者，將並列之句，以參差錯落之筆寫之，所以化沉滯為活潑也。如韓文「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等句。

排句 排句者，其句排比，如行列然也。有單排偶排等法。如蘇軾韓文公廟碑「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此單排也。本碑下文「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此偶排也。此等句法，丰神跌宕，氣勢雄厚，讀之有心曠神怡之樂。

第二十二課

小港渡者

詳見本篇。

周容

字茂三，一字鄖山，明遺民，著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

從。以上敘入城。時西日沈山。晚烟縈樹。望城二里許。

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

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愠爲戲。以上敘急欲入城。

愠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書崩。啼未即起。理書就束。

而前門已牡下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以上敘途中

渡者之言天下之以躁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途停頓以

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

以上敘躁進必敗，揭出本意。

本篇爲記敘體。言凡事不可躁進。躁進必敗。通篇約分四段。首段敘入城之先。命小奚束書以從。次段敘渡者之言。徐行速進。頗近於戲。熟視兩字。是本段點眼處。三段分層鋪敘。一絲不亂。先言趨行。次言仆。次言束。斷書崩。再次言啼。言理書。言前門。牡下。一一與上段渡者之言相應。末段以躁急自敗作結。

擬作一

庚寅冬。予欲入蛟川城。由小港以木簡束書。命小奚負而從。時夕陽西下。暮色沈沈。距城約二里。隱約可辨。因問渡者曰。此時入城。南門得弗闔乎。渡者不應。熟視小奚。徐言曰。行緩則城尙開。速則闔矣。予以爲

戲也。愠之。疾趨而行。小奚力不勝。中道而仆。束忽斷。書敗亂委地。啼痛不即起。迨束書就道。而前門已下。鍵矣。予始憬然悟。渡者之言有理也。天下之徒自躁進。而莫明得失者。吾以其不聞渡者之言也。而悲之。

擬作二

庚寅冬。某日。日將暮。予自小港入蛟川城。命小奚束書負之行。離城二里許。指顧可達。因問渡者。尙可入南門否。渡者凝視小奚。曰。徐行不速。進或可及也。予愠爲戲言。愬愬望城而進。未及半途。小奚仆而啼。束斷書崩。整理前行。爲時已晏。前門早牡下矣。語曰。欲速則不達。吾願天下之以躁急自敗者。三復斯言。

(註釋)

蛟川城

浙江鎮海縣海中。有蛟門山。蛟川城。當即指鎮海。

小奚

奚。隸役也。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

木簡簡。

也，木簡，言以慍含怒也。仆跌倒伏也。崩下登切，自上墮下曰崩。牡下，戶鑰曰牡，牡下，言城門已鎖也。憬覺悟也。躁進

躁急好進也，宋余靖詩云，行人多躁進，那解明得失。指願，言迅速也。凝視，凝目而視也。愬愬，急遽貌也。晏晚也。三復，反復玩誦也。

瀏覽 文範 句法 (續第二十一課)

反證句 反證句者，用反語以證明其言之無可疑也。如「則民

莫敢不敬。」猶言則民皆敬，惟用皆字，則語氣稱弱，下例同。「莫非王土。」「不學詩無以言。

「愛之能勿勞乎。」「不亦悅乎。」等句。疑詞句 事理之不

敢遽下斷語者，出以疑惑之詞也。有用於議論中者，如「吾烏知

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見韓愈文「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是。有用於問答中者，如「求之歟，抑與之歟，」「如殺無道，以

求有道，何如，」俱見是。按問有疑詞，而答亦有疑詞，如「論語 殆非也，」「其然，豈其然乎，」等。

第二十三課

溫泉記

詳見本篇

戴名世

字田有，一字褐夫，清安徽桐城人，康熙己丑進士，著有南山文集、子遺錄等。

溫泉在舒城縣東南七十里山間。泉出石下，沸而出。若釜中湯然。以上言溫泉之出於天然。土人為方池於其前，相去丈餘。溝而引其水入池。旁亦有泉，相去不二三尺。其水寒，其流細。二水皆達於溪。其池旁近之水，亦往往有溫者，而流不大。溫亦弗及焉。以上言土人加以人工，並以寒泉陪觀溫泉。山中人及道路過者皆來浴。日夜不絕。池可容十餘人，皆裸而立池中。主人教余浴，余不可。乃濯足而

歸。以上言浴於溫泉之不當。

本篇爲記敘體。通篇分三段。首段言天然之溫泉。詳地名。詳里數。大書特書。有重視溫泉之意。次段言人爲之溫泉。暗指人之矯揉造作。必不如本性之善。用意甚深。末段言俗人不之溫泉之可貴。裸體而浴。殊嫌穢褻。以濯足而歸。作結。爲溫泉惜。並爲自己高舉身分也。

擬作一

舒城縣東南七十里。有泉出自山間。如沸湯。俗所稱溫泉是也。土人於泉之前。相距約丈餘。鑿一方池。溝而引之。泉旁僅二三尺。復有泉出石下。其水不溫。其流不大。二水皆歸納於溪。有如百川之朝宗焉。池旁之水。亦有溫者。惟流甚細。溫亦弗及。池可容十餘人。

山中人及道。路過者。皆裸而浴於其中。主人教余浴。余以爲不可。濯足而去。

擬作二

余至舒城。土人爲余言。東南七十里山間。有溫泉焉。余聞而異之。至其地。見石下泉出若沸。其前有方池。池可容十餘人。往來於山中者。皆裸體而浴。池去泉僅丈許。土人築溝引之。池水常溫。故浴者日夜不絕。此外復有泉。水寒而流細。與溫泉相距不及二三尺。二水各分流。匯合於溪。池旁之水。非無溫者。惟溫既弗及。而流亦不大。主人以其習見也。亦教余浴。余難拂其意。僅濯足而歸。

(註釋) 溫泉

泉水較其地溫度高，且能保其溫度，或因地熱，或因含有礦物質而熱，其泉多可治病，大約火山近處最多。

舒城

縣名，在安徽省。

釜

烹飪之器。

裸

赤體也。

濯足

即洗足也。

朝宗

謂水之歸海，猶諸侯之朝見天子也。

瀏覽 常識 預算決算

凡百政事，非資財不辦。然苟漫無限制，則流弊滋多。故未事之前，宜由政府將一年內應有之收支，約定其款目，編成預算表，提出於國會，求其通過。後再就是年內收支之確數，編成決算書，先交審計院審查其有無誤算，是否與預算之數相符，復提出於國會，求其承諾。

預算決算，既經國會通過，必公布之。所以昭大信於民，且使我民注意於國事也。

第二十四課

石公庵

詳見本篇

沈

彤

字冠雲，號果堂，清江蘇吳縣人，著有果堂集。

石公庵，在石公山西壁下。因石結宇。負山面湖。左偏有閣。閣後有亭。皆高敞軒豁。以上敘庵。守庵僧三人。咸樸以愿。有嘯巖者。多結禪侶。識山路。余寓是庵。月餘。二旬出遊。輒邀嘯巖相導。故歷奧區僻境。而未嘗問塗。飢而倦。則就其傍寺院而食息焉。亦不及憊。以上敘僧及遊樂。山之象變換萬千。觸目怡情。余亦有取焉。故於去之。

日而并記之。

閣以上敘亭之有取。

本篇為記敘體。通篇分三段。首段敘庵之位置及結構。帶敘亭閣。為後文多在亭閣作伏筆。次段敘僧之樸愿及遊山之樂。中間月餘二句與下文十餘日前後照應。末段以遊山之外。亭閣亦有可取。說明作記之由。

擬作一

石公山西壁下有石公庵。背山面湖。結構天然。中有亭閣。亦軒敞無塵俗氣。守庵僧有三。皆質而不文。其間好結禪侶。熟識山路者。名曰嘯巖。余寓是庵。僅月餘。而出遊二旬。從未失道。賴嘯巖引導之力也。中途飢而倦。則食息於傍近之寺院。故遊雖久。亦不困憊。居庵之日。多在亭閣。十餘日間。覺晦明風雨中。湖山之景。瞬息萬變。大足以怡情悅目。而有所取也。故於

去之日約略記之。

擬作二

石公庵。因石公山而名。庵在山之西壁下。湖山環抱。境極清幽。亭閣亦高敞。軒豁足供遊覽。守庵僧皆樸愿可親。余所樂與遊者。惟嘯巖耳。故寓庵月餘。二旬出遊。輒邀與共之。雖人迹罕至之地。嘯巖一如舊遊。不須問道。飢而倦。則隨處皆可食息焉。在庵十餘日。起居皆在亭閣。陰晴昏曉。氣象萬千。余去之日。以其有取。故并記之。

(註釋) 結字 建屋也 左偏 即謂左邊 樸 與朴同質也 愿 謹也善也 奧區僻境 偏僻之地也 結構

結合構造 謂建築之事也 失道 猶言迷路也 瞬息 極短之時間也 罕 少也

瀏覽 文範 句法 (續第二十二課)

倒字句 倒字句者，句中之字次，不合於尋常語氣者也。有爲文法所束縛者，如「不吾知也。」猶云不知吾之意。「不患莫己知。」猶云不患莫知己意。「毋吾以也。」猶云毋以吾也。「非吾人之爲慟，而誰爲。」猶云而爲誰。「奚爲於丘之門。」奚爲猶言爲何等。此皆有文法關係，不得不爾者也。說見下冊。有爲字數及平仄所束縛者，如杜甫詩「梁稻啄餘鸚鵡粒，梧桐棲老鳳凰枝。」此則於韻文中用之，句短而意有數層者也。

說明句 說明句者，詮解事理之句也。有以動詞說明之者，如「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論語天命之謂性中庸等句是。有以名詞說明之者，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孟子等句是。有以複合詞說明之者，如「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王安石贖孟嘗君傳。虎者戾蟲，人者甘餌，秦策等句是。

第二十五課

右溪記

詳見本篇

元

結

字次山，始稱犄犴子，又稱浪士，亦呼漫郎。唐人著次山集十二卷，編蘆中集一卷。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退士之所游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以言天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

示來者。

以上言人工之點綴。及命名作記之由。

本篇爲記敘體。通篇分兩大段。首段先言右溪之所在地。及其天然之勝。次以山野人間。翻空著想。再轉到右溪之限於地位。慨其不遇。純係寄託文字。末段言右溪有人工之點綴。而形勝乃具。並點明命名作記之旨。次山當年以進士浮沉於下。在不隱不仕之間。特作是記。以寄感慨。與柳子厚愚溪之作。同出一意。

擬作一

道州有小溪。在城西百餘步。溪南流約數十步。與營溪合。兩岸怪石。錯列不齊。清流觸之。洄洑激射。竹木之屬。垂陰相蔭。此溪擅天然形勝。無論在山野。在人間。皆足引人入勝。各有所宜。而置州已來。無人過問。涉足溪上。不禁爲之慨歎。於是去蕪穢。築亭宇。徧植

松桂香草。以爲點綴。爲溪在州治之右。故曰右溪。刻之石上。以示後之來游是溪者。

擬作二

右溪何以名。以其在道州之右也。溪擇天然之勝。有怪石。有清流。有佳木異竹。惜置州已來。游者絕少。徘徊溪上。竊有感焉。乃相地之宜。加以人工。如亭宇。如松桂。如香草。稍稍點綴。形勝畢具。後之來游者。其或臨流玩賞而不忍去乎。

(註釋) 道州

今湖南道縣

營溪

水名 欹嵌盤缺

狀石之錯列不齊也

洄懸激注

狀水之旋流迅疾也

加益也

洄狀激射

言水盤旋激蕩也見宋史

點綴

猶言觀飾 治

地方長官所駐之地曰治

瀏覽 文範 句法 (續第二十四課)

關鍵句 關鍵句者，用以聯絡上下文之句也。如蘇軾放鶴亭記，「子知隱居之樂乎，」用樂字，以聯上文。用隱居二字，以喚起下文是。

頓句 頓句者，頓住上文，並使之有氣足神完之句也。如「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其自立有如此者，」禮記儒行等句是。

提句 提句者，語氣已完，至此忽別提一端事理，以振起下文之句也。如「天之生斯民也，」孔子之仕於魯也，「俱見孟子等句是。

遞句 遞句者，逐層磨勘之句也。如「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中庸等句是。

形容句 形容句者，描寫實情，或過甚其辭之句也。如「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俱見秦策等句是。

第二十六課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秀才之稱，始於漢，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等。

柳宗元

見前第十一課。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以上敘答書原由。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

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聞不奉對。苟文日益新。

則若亟見矣。以上獎其勤學。並及交誼。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

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

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

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

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間疏之足患乎。還

答不悉。以上泛言觀文。勉以深造。

本篇為言翰體。言讀書學文。勤而後進。通篇分三段。首段略敘答復之由。並賀其文之有進。次段獎其有志於學。文章日進。交誼益深。正不必拘於形迹。以書札往還。始見親密也。末段純用譬喻。句句為詼諧語。亦句句為勉勵語。

擬作一

某白。往辱手書。及新文。比前時所示者。遠勝萬萬。可賀可賀。秀才有志為文。又日夕在族父處潛心研求。何慮無進境也。雖未即裁答。苟文益進。則無異日相晤矣。夫觀文之道。若權衡之於銖兩。增之則俯。否則仰。此定理也。秀才欲令吾俯。則必增重其文。今觀秀

才所增益者。非僅銖兩。吾固心折而俯矣。文愈增則
吾俯愈甚。秀才其勉之。苟增無止境。則吾俯亦無止
境。懼必首至地耳。卽有間疏。亦何足患乎。奉答不備。
擬作二

向讀來書。及大著。迴非前時所辱可比。多賀多賀。秀
才篤志於學。又朝夕追隨族父學爲文。何患不日新
而月異也。雖不卽答。苟文境日進。千里猶一室也。夫
衡文有若衡物。一俯一仰。不失銖兩。增之則俯。反是
則仰。無或爽者。秀才果增重其文。吾雖欲不俯。而不
得也。今觀秀才所爲文。其增重不僅在銖兩之間。吾
固俯而不能仰矣。文之重量日益增。吾首之俯日益
甚。秀才其好自爲之。苟日增不已。吾懼首之必及地

耳。復何間疏之足云。還答不悉。

(註釋) 某代名詞 白告誡也 向昔也 類比也 辱謙不敢當之詞 族父父之從昆弟，稱爲族父 蚤同早 孜孜

勤奮也 日日新又日新湯盤銘文，見大學 盂音器，類數也 懸衡古制，懸衡所以平輕重，猶今之用秤也 銖兩十黍

爲累，十累爲銖，二十四銖爲兩 伏膺猶言伏胸也 懋勉也 不悉不詳盡也 往昔也 日相晤日日相見也 心折心服也

不備不具也 大著稱人文字曰大著也 迥遠也 爽差也

瀏覽 雜錄 父子互稱先生

有游學日本者，纔半年，返國避暑，歸見其父，呼曰「先生。」父大駭，而彼乃述其所謂平等之新學說，嘖嘖不已。父知其執，不與辨。居數日，值午飯，父囑婢僕同赴餐室，與己並坐。旣而呼其子曰：「請先生用飯。」子入，見狀，怪問故。父曰：「余意平等之道如是。子無以對。自是父子之稱，呼復正。」

第二十七課

答言上人

上人，僧人之尊稱，言爲其名號之上一字也。

蘇

軾

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山人，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著有東坡全集一百五十卷。

去。蔑。吳。輿。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去。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以上敘別後情況。比。日。法。體。

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以上敘文字之何。也。

交。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

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

與。武。陵。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

自。愛。以上敘謫中之樂境。

本篇爲書翰體。通篇約分三段。首段敍被謫後。故舊音問斷絕。惟方外知交。殷殷念舊。世態炎涼。於此可見。次段先由札翰精健。推想到詩之稱是。文字之交。見諸言外。末段以村酒作柱。雖僅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而陶然自樂。不分優劣。可見坡公隨地隨時。皆能得其天真。不拘拘於形迹也。

擬作一

去歲吳興一別。至今耿耿不忘。謫居窮僻。誰與往還。辱承不棄。惠我尺書。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住勝。札翰精絕無比。詩境概可想見。何不蒙見示也。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較之雪齋。不如遠甚。村酒尙適口。醉後曳杖遣步。隨足所至。亦有自得之樂。不以處

境之非。而存芥蒂於心也。把晤無期。諸希珍重。

擬作二

被謫窮鄉。除荒山大江。修竹古木外。別無所有。幸村
酒隨處可沽。待罪於此。尙不爲苦。比辱手書。悉法體
佳勝。別後詩興何似。以札翰之精健視之。想必稱是。
便望見示爲盼。

(註釋) 倉卒

急遽貌。亦作倉猝。

音遣。官吏謫降皆曰譴。

往還

即止來也。

怍

音昨。慚也。

法體

指僧道身體之尊稱。

杖放脚

猶言攜杖散步也。

曠然

有豁達意。

天真

人之本性也。

武陵

漢之郡名。今湖南常德縣。

芥蒂

謂心胸有所罅也。

把晤

猶言握手言歡也。

沽買

也。

瀏覽

文範

字法

(續第二十五課)

昔歐陽修爲韓魏公作畫錦堂記，起首二句，本作「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文成，已發遞矣。後復累騎追還，加兩而字，爲「仕宦而至將相，貴富而歸故鄉。」通篇文氣，更覺暢達。又范仲淹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收句，本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後改德字爲風字，遂悠然有致，用字之關係如此。

初學作文，下筆時，不妨順意寫下。迨文成後，必宜逐字推敲，務求言言確當而後已。嘗見有用字過少，而文氣不暢者。有用字過多，而轉致累墜者。且有字不雅馴，而鄙俗可笑，字太藻飾，而真意反晦者。是不可不三致意焉。

第二十八課

答曾君有書

語見本篇

魏

禧

字冰叔，一字叔子，清，江西寧都縣人，著有魏叔子集。

禧生平好讀左氏。於其兵事。稍有窺見得失。曾著春秋戰論十篇。爲天下士所賞識。然嘗自忖度。授禧以百夫之長。使攻荏苒之盜。則此百人者。終不能部署。而小盜亦終不得盡。天下事。口言之。與手習。相去有若逕庭。有若南北萬里之背。而馳者。而況於兵乎。以上

言用兵之難。王生來。承賜泰西宮室圖。益奇妙。禧懸勺庭中。日視之。常若欲入而居者。以上言所賜之物。

本篇爲書翰體。通篇分兩段。首段說言易而行難。所論極當。先就平昔著書。自發議論。中間插入天下事數語。作者蓋別有所指。次段說泰西宮室圖。雖與前段絕不關聯。然措詞雋妙。涉筆成趣。

擬作一

語曰。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萬事皆然。於兵尤甚。余好談兵。曾著春秋戰論十篇。而知兵之名。於以大著。然每自忖度。果授余以百夫之長。使禦烏合之衆。必不能發號施令。擣其巢穴。以盡餘孽也。王生來。蒙以泰西宮室圖見贈。懸之壁間。日夕坐對。常若欲入此室處者。

擬作二

余好讀左氏。曾列舉其兵事之得失。著論十篇。題曰春秋戰論。爲讀者所賞識。然竊自念。設余率百人以攻萑苻之盜。恐不能悉數就縛。何況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哉。可知天下事。言之易而行之難。徒憑三寸不律。論其得失。乃紙上空談。未足言知兵也。

(註釋) 萑苻

澤名。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部署 猶言布置也。

逕庭 隔遠貌。言相去遠也。 勺

庭 魏禧所居之室名。

言之匪艱兩句

猶言言易而行難也。 擣

攻擊 運籌帷幄之中兩句 謂主持戰

略也。 不律 筆也。

瀏覽 文範 字法 (續第二十七課)

字學之要。可別爲五。曰寫法。曰聲音。曰意義。曰類別。曰用法。

欲知字之寫法，須研究許氏說文，及古今各種碑帖，另有專學，茲不具論。至於字之類別，已略載於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中，後復當於本書之三四五六等冊論之。又字之聲音與意義，有隨用法而變異者。如匹夫之夫音膚，且夫之夫音扶，則當於讀書時，隨處留心。非本編所能詳盡也。

字有本義及假借之別。如饑字，餓字，本動詞也。而「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一見孟子，則用如狀詞。其他名詞作動詞用，狀詞作名詞用，假借之字，指不勝屈。故欲言用字之法，幾不能脫文法而別立一說。然細核古人文字，有用此字或彼字，與文法毫無關係者。是知用字之法，別爲修辭之學，而不得以文法二字律之。茲就初學所易知者，引證如下。

第二十九課

寄兒子世侃

語見本篇

魏

禧

前見

汝資質略聰明。能曉事。夫聰明當用於正。親師取友。并歸一路。則為聖賢。為豪傑。事半功倍。若用於不。正則適足以長傲飾非。助惡歸於殺身。而敗名不。即用於無益事。小若了了。稍長鋒穎。消亡一事無成。終歸廢物而已。以上言聽明關係吾以家貧。負石田出游。自念老矣。欲為汝營婚娶。不以債負相遺。不能家居。教汝。以此耿耿於心也。以上言家常瑣事。以見父子間之情狀。

本篇為書翰兼議論體。為聰明人曉示利害。使歸於正。不至為聰

明所誤。通篇分兩段。首段先以聰明曉事引起。下再以用於正之

利。用於不正之害。及用於無益事之終歸一事無成。分層辯論。屬望之心愈殷。而規勸之語愈摯。次段敘述家常情況。父子之情。悉流露於字裏行間。愛子之心。可云切矣。首段句句皆見道語。次段句句皆至性語。學者讀之。實有益於身心也。

擬作一

汝天資尙聰明。能解事。惟聰明之用。當在於正。親賢師。取良友。二者苟不偏廢。則聖賢豪傑。將來或可企及。若用之不正。小則長傲飾非。助惡有虧立身之道。大則身敗名裂。爲天下後世唾罵。不然。僅用於無益之事。小而了了。大未必奇。久而久之。終歸一無所成。目爲廢物而已。吾爲家貧。藉文字謀食於外。今老矣。欲爲汝營婚事。以了向平之願。又不欲以債負爲汝累。終年作客。不能教汝。中心常耿耿也。

擬作二

汝稟賦良厚。能聰明曉事。夫聰明固足為人福。亦足為人禍。苟能用之於正。益以師友之輔導。則為聖賢。為豪傑。當非難事。若用之於不正。則長傲飾非。種種惡德。積久漸生。卒至殺身敗名而後已。否或用於無益事。雖云了解。終無大作。僅為庸庸無能之輩而已。吾家無長物。日奔走四方。賣文為活。自念老將至。汝已長成。欲為謀婚娶。不遺以債負。久客不能教汝。此必每覺不安也。

(註釋) 事半功倍

見孟子公孫丑言用力少而成功多也

小若了了

後漢書孔融傳小而了了大未必奇了了謂曉解也

穎

猶言鋒芒也

石田

指硯也。負石田出遊。言文人藉文字以謀食也。

債負

言所負之債務也。

耿耿

不安也。

天資

謂生而有此資

質偏廢

謂舉此而遺彼也。

企及

企。讀若棄。企及。望而及之也。

虧缺

也。

身敗名裂

即殺身敗名意。

向平願

稱兒女婚

嫁事也。向稟賦人所稟受。長物餘物也。賣文爲活。杜詩。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惡德劣行也。平。東漢人。及惡德。惟其賢。

及惡德、惟其賢、

瀏覽 雜錄 小兒語

歐戰中，起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世謂之歐洲大戰。爲國奮勇者，指不勝屈。甚至婦孺亦以從軍爲榮。有某司鐸嘗問一童子曰：近聞尊翁應召出征，汝心內有何感觸？童子曰：余軍人之子也。余於戰事，祇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愛自余父離家後，余母兼父職。余則於讀書外，兼理井臼灑掃諸事。母子二人，恒無片刻暇然榮譽。常生於勞苦。蓋余母每嘉許余勤，他日父歸時，更不知若何欣慰也。猶憶余父與余別，接吻後，淚瑩然奪眶而出。余亦悲不能勝。惟余等之淚，係由愛情中自然流露，與畏怯無干。神父若閱余父子往返之信，當知余父之愛國心爲何如也。

第三十課

與友人書

友人指歐陽修，韓魏公知梓州，作畫錦堂，歐陽修爲之記此書蓋得記文後道謝之也。

韓

琦

字稚圭，宋，梓州人，嘉祐時爲宰相，英宗朝封魏國公。

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共維興寢百順。以上言寒暄。前者輒以畫錦堂記輕易上千。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爲示。雄辭濬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之。徒聳駭奪魄。烏能測其深淺哉。以上言惟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之世。大恐爲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慙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

言悉。謹奉手啟。敍謝不宣。琦再拜啟。

以上言感謝並自謙。

本篇爲誓。翰體。通篇分三段。首段畧敍寒暄。爲普通書札應有之詞。次段先敍請求記文之不當。再敍記文之雄辭濬發。以江河水勢之盛比之。頌揚中寓有榮幸之意。末段敍自謙之詞。及感謝之忱。說得委曲詳盡。魏公一生功業。當世無與倫比。而語言文字間。絕無自足之心。其謙德和光。真足爲後人取法。

擬作一

曩不自量。輒以畫錦堂記奉託。繼而自思。以爲眇末之事。不當煩瀆左右。夙夜彷徨。不知所處。而公不嫌瑣屑。遽以記文見示。伏讀之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徒令人莫測崖涘。而興望洋之歎也。惟獎借過當。益

增愧汗。竊恐傳之於世。大足爲公文之玷耳。

擬作二

公之文章。有如鳳毛麟角。爲世所珍。海內知名之士。得公之文。莫不榮幸。某亦爲好奇所勝。不自知其非分。輒以畫錦堂記。仰煩大筆。幸公鑒其愚誠。遽以記文見示。五中感激。莫可言宣。惟褒假太過。不特非愚不肖之不勝。且恐爲公文之玷耳。迴環捧讀。竊不自安。

(註釋) 儀色

猶言顏色。儀容也。

共與恭同。

眇末細微也。

聳駭奪魄

猶言驚駭失神也。

褒假獎飾也。

玷

玉病也。

感著感者。動於中。著者。形於外也。

彷徨徘徊也。

瑣屑煩細也。

崖涘

言水之邊際也。

鳳毛麟角

猶言希世之珍也。

五中

謂五藏也。見黃帝素問。

迴環

周而復始也。

瀏覽 文範 字法 (續第二十八課)

賈誼過秦論、「蒙故業，因遺策。」此用字之老者也。

鼂錯論貴粟疏、「不足生於不農，不農生於不地。」著，丈八切。

安土謂之地著，與土著同，此用字之鍊者也。

史記淮陰侯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與載吾以其車，衣我以

其衣，意同，此用字之巧者也。

王勃滕王閣序、「物華天寶。」此用字之豔者也。

史記貨殖傳序、「甘其食，美其服。」此用字之精者也。

漢書高帝求賢詔、「有而勿言，覺免。」此用字之確者也。

左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此用字之反者也。

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此用字之有分寸者也。

第三十一課

書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辭，爲晉陶淵明所作，東坡讀之，復作此文，以書其後。

蘇軾

見前第二十七課。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以上傳作引。以俗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祇於瓶中見粟也耶。以上言瓶之無多。馬后宮人見大練。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以上借古事陪襯。

本篇爲書後體。僅就一事一物。切實發揮。通篇分三段。首段先以俗傳引起。將書生見解。極意刻畫。涉筆成趣。次段以淵明僅於瓶中見粟。作一撇筆。非有意調侃淵明。實欲發生下段議論耳。末段借馬后惠帝兩事。說明其理。殊不落窠。○按淵明歸去來辭序文內。有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兩語。

擬作一

偶讀淵明歸去來辭。有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予竊惑焉。夫粟以瓶儲。亦云微矣。豈淵明一生。僅見粟於瓶中也耶。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問之。則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由此觀之。淵明所云瓶粟。乃書生之常談。無足奇也。東漢馬皇后衣

大練。諸姬見之。以爲綺縠。晉惠帝時。天下荒亂。百姓
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事不同。其理則一。書此以
博一笑。

擬作二

史載馬后衣大練。宮人反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
何不食肉糜。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皆由於習見
各異耳。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在紙裏中。幾至不
識其爲錢。聞者莫不笑之。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
幼稚盈室。瓶無儲粟。淵明雖安貧樂道。何至僅於瓶
中見粟也耶。果如所云。則俗傳益信而有徵矣。

(註釋)

庫

若誤切。凡物所
在之舍曰庫。

紙裏

卽紙
包也。

馬后云云

後漢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
緣。諸姬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

為綺設，就視乃笑，后曰：此曾特宜染色，故用之練，練，緞也。綺，絨音起斛。素，紋縐紗也。

晉惠帝云云

晉書惠帝紀曰：時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

肉糜，猶言肉糲也。

瀏覽 常識 貨幣一

貨幣為物價之標準。統一幣制，為國家理財之要義。吾國現行貨幣，有制錢、銅元、銀錠、銀元、銀角、五種。制錢於明清兩代，每改元，必鑄新錢。而自乾嘉以後，其品質與重量，愈降愈低。銀錠則由民間鑄造，種類煩瑣，取用不便。銀元、銀角，當鑄造之初，本欲以抵制外國銀幣。然各省成色不同，信用未能大著。至於銅元，則自開鑄以來，價值日落。而銅塊之輸入，為漏卮之大宗，更不可為訓矣。

第三十二課

論蕭何治未央宮

見資治通鑑，未央，取詩夜未央之義，即勤政之意也。

司馬光

字君實，宋，端明殿大學士，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以上言先宮室之非。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鄼侯啟之也。以上引何言以正其謬。

本篇爲議論體。言人君當以節儉示子孫。不宜以宮室爲先。導子孫入於淫靡之途。通篇分兩段。首段先以仁義道德說入。再言其先尙宮室之非。次段先引夏禹之儉德。以正何言之謬。再深一層。接敘漢武之奢侈。爲何之一言而啟。措詞警嚴。人君聞之。當猛然省悟。

擬作一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莫不躬行節儉。以示子孫。當天
下未定之時。尤宜克己節用。以紓民困。未聞以宮室
之壯麗爲先。而能垂諸久遠者也。蕭何爲高帝治未
央宮。帝曰。天下洵洵。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
威。且無令後世有所加。嗚呼。何之此言。實所以啟武

帝之窮奢極欲。以宮室罷敝天下也。爲人臣者。出言可不慎歟。

擬作二

自古開國之君。雖以儉德聞於世。然其子孫往往驕縱奢侈。以墮祖業。如禹卑宮室。桀爲傾宮。其最著者也。蕭何爲西漢三傑之一。非庸臣可比擬。而其治未央宮。惟以壯麗爲務。且謂高帝曰。無令後世有以加何之意。固以關中爲形勝之地。故大建宮室。以堅高帝都關中之意。非故事壯麗。以博高帝之歡心也。雖然。大臣一言。所關至重。孝武之以奢侈自尙。安知非何之一言有以致之乎。

(註釋)

麗附填陟刃切，去聲，也。與鎮同，定也。

傾宮未詳。罷同疲

鄧侯蕭何封鄧侯，故云。

洶洶擾亂也。

三傑

張良、蕭何、韓信為三傑。關中即今陝西省。

瀏覽 雜錄 小兒語 (續第二十九課)

言已、出示伊父由柯里愛萊寄回之信。其文曰、「吾至愛之某兒閱。自前星期發信後，已閱五日矣。此五日中之危險，無待贅言。然余之勇往心，正因危險而增加。攻守之計畫，亦因危險而縝密。汝母子愛國素切，當不以余履此險地而生怯也。前次之信，係在大本營繕寫，簡略中猶無恩遠之態。今則從事戰壕，不能以私事縈心。吾兒乎，凡真教友必真愛其國。汝閱此信，當作余最後之言。善事爾母，熱愛祖國。汝父脫有不測，汝宜為繼起人。務使安國基於磐石，俾野心家不再肆其淫威。則獨立之三色旗，法國國旗繪三色，故云，亦顯其光榮矣。抽暇書此，不盡欲言。」

第三十三課

讀柳宗元傳

詳見本篇

王安石

字介甫，號半山，封荆國公，宋臨川人有臨川集行於世。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以上言子厚等以黨禍見敗爲世所輕視。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彊以求別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以上言子厚等能立名不朽與常人不同。

本篇爲議論體。言子厚等雖一時陷於不義。究能見重於世。與凡夫不同。通篇分兩段。首段概言子厚等爲叔文所誘。以至敗事。其尊重子厚。歸罪叔文。且深惡士大夫之羞道喜攻。一一道出。次段以能自彊爲子厚等翻案。且將世之僞君子。罵得痛快淋漓。此種文字。大足爲子厚吐氣。

擬作一

唐八司馬皆一代知名之士。以附於叔文。相繼致敗。士大夫之慕爲君子者。遂絕口不道其姓氏。此八人雖一時被困。無所建白。然能各以詩文傳之後世。千百年後。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者。猶皆仰慕不置。世之慕爲君子者。皆爲一時客氣所乘耳。其終能不爲小人者有幾。復何以成敗論人哉。

擬作二

君子之所禍。小人之所福也。小人爲一生之利祿貨財計。往往於君子困阨之際。議論短長。以邀譽固寵。此以小人之心。博君子之名者。古今來指不勝屈矣。子厚等因叔文陷於不義。士大夫皆鄙薄之而不屑道。不知子厚等雖以黨禍坐困。不見用於世。然能各以所長。立名不朽。所惜者。當時徒授小人以口舌。爲其比周求進地耳。

(註釋) 八司馬

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秦、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叔文

姓王，越州山陰人，陰結天下有名士士之欲速進者，率皆附之，順宗

立，不能聽政，叔文因王伾，由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羣臣奏事，叔文主裁可，時宗元爲監察御史，叔文尤奇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尙書禮部員外郎，叔

文敗，宗元與同

建白

對於國家陳述意見也。

客氣

凡激於一時，非養之有素者謂之客氣。

瀏覽 常識 貨幣二

外國現行貨幣，約分本位貨幣，與輔助貨幣二種。本位貨幣所刊之價，必與其質料之價相符。而輔助貨幣，則高於其質料之價。使
用時，本位貨幣，不受限制。輔助貨幣，則不得用過法定之數。譬如
銀角十，當銀元一。銅元十，當銀角一。付款時，滿銀角十，須付一銀
元。滿銅元十，須付一銀角，是也。

各國幣制，有用金爲本位者，謂之金本位。用銀者，謂之銀本位。金
銀兼用者，謂之複本位。而以金本位爲最良。吾國若欲改良幣制，
舍是亦不能適於現勢也。

第三十四課

題元祐黨碑

元祐，宋哲宗年號。元祐時司馬光爲相，稱元祐之政。至徽宗崇寧初，蔡京與其黨籍司馬光文彥博等百餘人，列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又

令州縣立

黨人碑。

倪元璐

字玉汝，明上虞人，天啓間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戶兵吏三部尙書，明亡，追諡文貞，有倪文貞集四十卷。

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以上言碑毀復見。揭明題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石上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者。以上

言毀碑既非諸賢之幸亦非石工之福

本篇為議論體。通篇分兩段。首段先言碑毀復見之可喜。再追溯毀碑時。權奸憤怒之情狀。次段言毀碑雖為權奸所不欲。亦非諸賢之幸事。中間擇福數語。至理名言。為千古權臣當頭一棒。作者蓋為明季黨禍而發。故言之慨切如此。結筆補出石工餘義。尤覺

精采弈弈。

擬作一

崇寧五年。帝毀此碑於朝堂。後世遂無傳本。今見此碑。如獲異寶。當時蔡京因碑毀。厲聲而言曰。碑可毀。名不可滅。嗚呼。自有此碑。諸賢之名。賴以不朽。京之不欲毀者。實諸賢之幸也。諸賢之見於史傳者。僅涑水眉山數十人耳。餘皆不知其姓氏。苟無此碑。人何以知之哉。故知小人欲陷君子於禍者。正所以福君子也。安民為長安石工。乞免鐫名於石末。今觀此碑。

安民之名。得附諸賢之後。亦幸矣哉。

擬作二

小人之謀。無往而不爲君子之福。何也。小人設計以謀害君子。固爲一時快意之舉。究之人心不死。公論具在。屈於勢者。未必不伸於理。禍於先者。未必不福於後。宋徽宗崇寧元年。蔡京籍司馬光等數百人。列其罪狀。謂之奸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至五年。被毀。京厲聲抗辯。謂碑可毀。名不可滅。嗚呼。京之此言。誠愚不可及矣。諸賢之不賴此碑。以傳姓氏者。僅數十人耳。餘皆不見史傳。苟非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見其名。蓋有得於擇福之道者。

(註釋)

寶錄

道家秘書也。

毀碑

崇寧五年。帝從劉達之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京始見之。乃曰。碑可毀云云。

涑水

人稱司馬

光爲諒
水先生

眉山指蘇軾

石工安民

崇寧二年，蔡京自書姦黨碑，頌於郡縣，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

者，海內稱其直，民不忍刻也，官府欲加之罪，泣曰：被役不取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

赫然句

按碑中有安民名，必官府以力壓迫，不從其免鐫之請也。

瀏覽 常識 貨幣三

金銀貨幣，爲便於交易而設。然其尤便者，則莫如鈔票。近日上海通行之鈔票，有元鈔票、銀鈔票兩種。其價值，元鈔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等。銀鈔票分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一百兩、五等。惟此種鈔票，類由外國銀行所發行。蓋我國銀行，其開設既後於外國，又時時現停兌風潮，致社會金融，操入外人掌握。於外人固無尤也。

各國通行慣例，發行鈔票之權，概歸國家銀行。而吾國既准外人之發行，又漫無限制，致現金外溢，金融凝滯，其隱憂不知伊於胡底也。

第三十五課

送夏醫序

詳見本篇

朱

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爲宋代大儒，卒諡文著有四書集註、通鑑綱目等，傳於世。

予嘗病世之爲論者。皆以爲天下之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及觀夏君之醫。而又有以知其決不然也。重以上言世皆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及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今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以上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以上言作

本篇爲贈序體。言學者必以師古爲務。而後學有本源。通篇分三段。首段先以空論從反面冒起。再用逆筆拍到本題。次段言夏醫善用古法。先以處方用藥。有若不近人情。反跌之。然後轉到正面。三段實寫送序正意。而以風時作結。通篇正反相生。以醫例學說。來有分寸。有含蓄。無一面不關顧。無一筆不凌空。

擬作一

世之論者。皆以事之宜於今。諧於俗者。不必根於古。本於經。予嘗病之。及以夏君之醫觀之。益知論者之言爲不足信。夏君之處方用藥。變化無常。似軼出古法之外。然治皆有效。及問其所由。又皆有所本。非以意爲之。予感其術之精。書以贈之。爲當世告。並爲吾

黨之趨時蔑古者告。使其知所取法焉。

擬作一

夏君之醫多應驗。其處方用藥。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問其故。皆驗之於今。證之於古。而得其中道。世皆謂事之宜於今者。不必根於古。諧於俗者。不必本於經。以夏君之醫觀之。益知世論之不足信。夏君將行其術於當世。余恐人之不知也。因書以遺之。

(註釋) 病憂也。根本也。諧合也。自由也。遺贈也。風同諷。讖軼溢也。蔑棄也。中道無過不及之謂。

瀏覽 雜錄 小兒語 (續第三十二課)

司鐸閱至此。欲有所問詢。是兒復出一函。曰。余尙有五分鐘餘晷。

請神父閱此。此爲余之回信，余母擬添註數語，而某廠忽電召，郵差亦忽不能待，遂照此寄去。中有未當處，幸勿晒焉。書曰：「頃讀來諭，見吾父之忠勇，卽知國民幸福，方興未艾。第願至上者，覆庇吾忠勇軍人，尤願及早凱旋，後承歡於膝下。自昨日始，某廠中修機一職歸母親管轄，蓋廠主以爲此事係吾家秘傳，除吾父外，非母親莫辦。而母親亦以爲多出一利器，卽可將戰期縮短幾分，遂於百忙中毅然任之。猶幸弟妹等，咸知此時間，不得紛擾親心，故家事較往日易管，男於讀書後，處分一切，雖時現竭蹶，然一念吾父之忠勇，卽亦不覺其勞。……」司鐸閱畢，是兒脫帽，急急赴校。觀此，可以知歐洲之民風，亦卽吾少年之所當效法者也。

第三十六課

送董邵南序

邵南唐壽州安豐人時河北諸鎮不稟命朝廷每自辟士故邵南欲往

韓愈

見前第十二課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其上言其必合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以上言其必合吾因之有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以上言

上可以出仕。以諷刺董生。

本篇爲贈序體。以董生不必往作柱。通篇分三段。首段從正面著筆。說董生之往必合。此段爲賓。次段從反面著筆。說董生之往未必合。此段爲主。末段結出明天子在上五字。凜然責河北諸鎮之不臣。反令董生往諭歸順。責諸鎮之不臣。正以諷董生之不必往也。

擬作一

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自古稱之。董生舉進士。與有司不合。鬱鬱而往。吾知其必不虛此行也。董生其勉之。夫以子之才而不得志於時。知者無不愛惜焉。况燕趙之士。有慕義強仁之本性者哉。然吾嘗聞民俗視風化爲轉移。安知今之所尚。不異於古所云耶。將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其勉之。吾竊有感焉。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其市之往來者。尙有昔之屠狗者乎。爲我謝曰。聖君在位。盍歸乎來。

擬作二

史稱燕趙之士。多慷慨悲歌。好結朋黨。董生舉進士。以不得志於時。欲適茲土。吾知其必見重一時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得志。慕才者咸愛惜焉。矧燕趙之士。以氣俠相尚者哉。然吾聞之。世俗歲殊。時變日化。惡知史之所云。驗於古者未必合於今耶。聊以此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感矣。望諸君燕趙之客卿也。爲我弔其墓。觀其市。復有酣飲高歌。如昔時之屠狗者乎。爲我致言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奮然興矣。

(註釋) 感慨悲歌之士 即指樂毅荆軻高漸離等 進士 唐取士之科目 有司 官吏也 利器 喻英才也 鬱

鬱 猶悶也 矧 况也 望諸君 樂毅封號 屠狗 通稱執卑賤之業者 盍歸乎來 見孟子離婁也 好結朋

黨 隋書地理志，冀幽俗尚俠，好結朋黨。

世俗歲殊兩句

見漢書外戚傳。

燕趙之客卿

見史記樂毅列傳。

瀏覽 文範 字法 (續第三十課)

鼂錯論貴粟疏，「海內人民之眾，不避禹湯。」此用字之奇者也。
韓愈原道，「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此用字之化者也。

論語，「有德者必有言，……勇者不必有仁。」此用字之若連環者也。

孟子，「城非不高也，……」非不二字連用四次。蘇軾赤壁賦，「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連用四個如字。韓愈送孟東野序，共用鳴字四十，此用字之傳神者也。

大學，「在明明德，」上老，上長，長。論語，「賢賢易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親親而仁民，」此字之疊用而異義者也。

第三十七課

贈楊耆引

語見本篇

蘇

軾

見前第二十七課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耆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以上言楊耆之貧。頃宿扶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為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棲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以上言贈詩之由。

本篇為記敘體。通篇分兩段。首段先以甚貧益貧分層立說。復以逢時遇合作一拓筆。文境自寬。中間插入女富士窮兩意。尤覺暢達。

達。末段由旅舍聞歌。說到作詩。由客次遇雨。說到念舊。而贈詩之由。方有來歷。

擬作一

西蜀楊蒼。二十年前故交也。貧甚。今見之。年愈老。家愈貧。夫女富則妍。士窮則鄙。使蒼得志於時。豈不能與當世士大夫楊眉吐氣。睥睨一切也哉。頃在扶風旅次。夜半聞歌者之聲甚悲。起而問之。述其平生。有不勝今昔之感。余爲之悵然。遂邀與共飲。並作此詩。今日爲雨所阻。客中殊無聊。偶念楊君之貧。與歌者相似。故以此詩贈之。

擬作二

昔富今貧。人所難堪。余在扶風驛舍。夜半聞悲歌之聲。問之。乃與前言相合。余悲之。飲以酒。且作此詩。寒

兩竟日。不能卽行。因憶西蜀楊蒼。蒼顏白髮。頽然老矣。而其貧且較甚於二十年前也。余爲之悽然。乃贈此詩。以慰其意。

（註釋）西蜀 卽今四川成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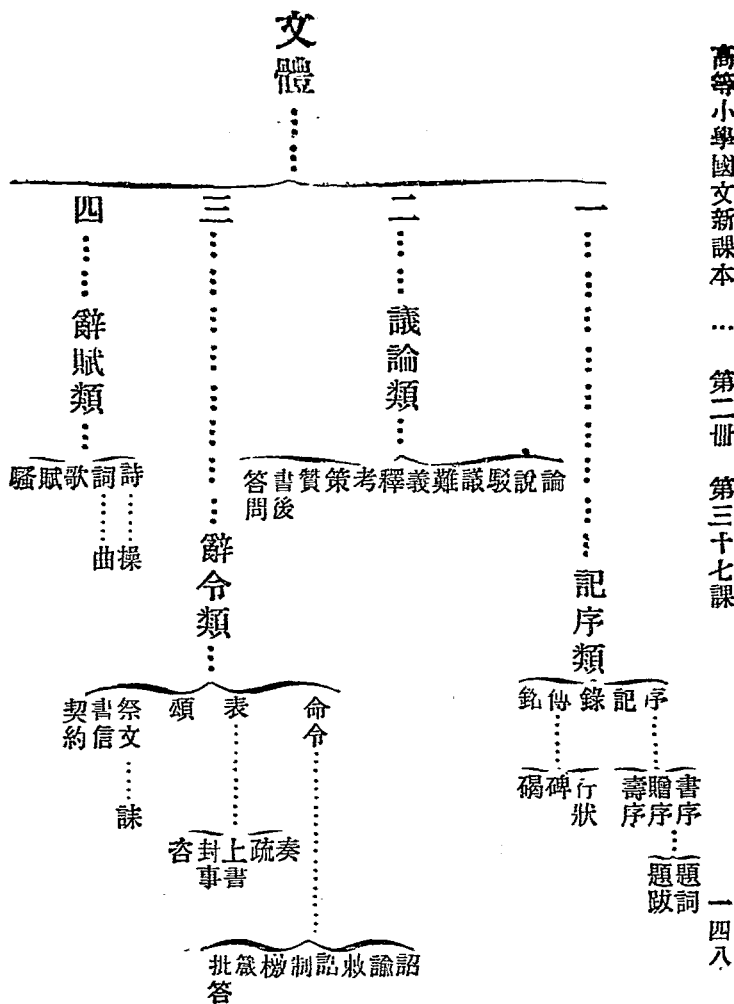
妍麗 縣名。唐置。明清皆屬陝西鳳翔府。今屬陝西關中道。

驛舍 舊時傳達官文書之所曰。

驛舍 客舍也。逆旅 悲感也。悽然 悲感也。棲遲 謂游息也。

瀏覽 文範 文體 （續第三十六課）

辨別文體，亦爲行文時要端之一。否則語不確當，不得謂之爲文。古今文體，昭明文選分三十七類，明吳訥之文章辨體，析爲五十類，徐師曾之文體明辨，更增至百一類。然大都毛舉細目，無關大綱。茲將初學習見之文，別爲四類，并各系細目於其下。俾學者得以窺數千年文字之源流。至於各體之作法與解釋，則宜觀各類讀本。本册不暇詳焉。



第三十八課

示官屬

以事告人曰示。官屬猶言屬吏。伏波欲訓戒屬吏之忍勞致勇，故作此文以示之。

馬

援

字文淵，東漢茂陵人，佐光武，拜伏波將軍，後卒於軍，封息新侯。

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以上以從弟

文臥念兩特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鸞，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以上叙自己經歷，不安

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以上

成不居謙詞中

含有勉勵意

本篇爲記敘體。兼有訓戒之意。通篇分三段。伏波欲以一生勞苦。示諸官屬。又不欲以此自矜。故首段先由弟語說入。均以至性之語。爲下文任勞蓄勢。次段雖歷敘己之苦况。言外仍有不安逸樂意。末段說己之蒙恩賜爵。全賴士大夫之力。雖云謙詞。實訓詞也。看其用先字。卽可知其作文用意之所在矣。

擬作一

余慷慨多大志。從弟少游嘗謂余言曰。人生俯仰天地間。不過數十寒暑。但期溫飽無虞。敝車羸馬。不求聞達。僅博善人之名於鄉里間。庶幾不虛此生。貪位慕祿。徒自苦耳。方余受命出師。率三軍之士。入蠻夷之域。寇氛不靖。瘴霧瀰漫。仰視飛鳶。自空而墮。每當

夜深人靜。回憶少游所語。輒感慨係之。幸天聲大振。醜虜悉平。余乃蒙殊恩。賜爵祿。忝佩金紫。愧對諸君。

擬作二

從弟少游。為人謹敕。居恆不慕虛譽。不尚浮華。但求布衣疏食。稱善鄰里。於願已足。常以吾慷慨多大志。而哀之。曰。士生一世。何事致求盈餘。徒自取苦。當虜焰方張之日。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有積潦。上有重霧。氣候異殊。瘴癘為患。每見空際飛鷲。續續下墮。當此之時。追念弟語。已莫可及。幸賴士大夫之力。成大功。蒙大恩。先諸君而佩印綬。此心常覺歉然。

(註釋)

從弟

同祖之弟。曰從弟。

裁

與纒通。下澤車。短轅車也。

款段馬

款猶緩也。款段。言形段遲緩也。

郡掾

也。掾音硯。

吏郡之屬官也。掾音硯。

浪泊西里

馬援擊交趾時所至之地。潦音老。積水曰潦。

跼跼

音喋。墮貌。

猥

音裘。有紆音迂。屈曲繁纒。

也。
金紫 謂金章紫綬也。
冠氣 敵氣也。左傳：楚氣甚惡，氣音芬。氣也。
瘴 山川濕熱蒸鬱之氣。
瘴霧 宋史：狄青傳：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

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
瀰漫 無邊際之貌。
感慨 情動於中而慨歎也。
天聲 班固：燕然山銘：振大漢之天聲。
醜虜 猶言羣虜。

忝 音天上，辱也。
謹敕 謹慎也。
居恆 猶言平常也。
疏食 粗飯也。
瘴癘 疫病也。癘音例。

瀏覽 常識 教育一

教育之事，所以陶淑品性者，曰德育。所以啟發知識者，曰智育。所以謀身體之發育者，曰體育。今日學校中所肄習之教理，修身，即德育也。理化、書算、歷史、地理，即智育也。體操、遊戲，即體育也。

教育行政，由教育部掌之。凡公立私立之大中小學校，或師範學校，專門學校，實業學校，以及盲啞學校，其教科課程，均應受教育部監督。惟特別教育，如軍、警、郵、電、鐵路等學校，則各隸所轄之部。此教育行政之大概也。

第三十九課

工之僑獻琴

詳見本篇

劉基

字伯溫，明青田人，累遷御史大夫，封誠意伯。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以上言國工不知真琴之可貴。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籀焉。匣而埋諸土。朞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以上言樂工以彫斲之琴爲可貴。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

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以上言

遇非避世不可。

本篇爲記敘體。以琴喻真才不遇。爲世之無識者極意描寫。通篇分三段。首段以自以爲天下之美。從反面跌出弗古兩字。用筆甚曲。次段一曰謀漆工。再曰謀篆工。復加以朞年之埋土。則琴之非真可見。下文又說到希世之珍。與前段弗古遙相呼應。文境絕佳。末段說明不獨一琴。揭清正義。作者蓋有爲而言之也。

擬作一

工之僑。斲良桐爲琴。自以爲美。獻之太常。太常以其弗古也。還之。工之僑攜之歸。作斷紋古篆。埋於土者朞年。出而售諸市。貴人易以百金。獻之於朝。樂官傳

視玩賞不置。皆曰。是古琴也。工之僑聞而歎曰。世事復何言哉。琴其小焉者耳。不自爲計。與流俗無以別矣。遂隱於山。不知所終。

擬作二

世固不乏良才。而識者絕少。轉以矯揉造作。爲希世之珍焉。工之僑得良桐。斲爲琴而鼓之。聲如金石。然卒以弗古。不得售於世。乃謀諸人。作斷紋及古籟。匣而埋於土。越一年。出而售之。果得百金。工之僑歎曰。世之懷真才而不遇者。大率琴之類也。遂避世不出。終老於宕冥之山。

(註釋)工之僑

工人名之僑者

良桐

後漢書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

琴

樂器，伏羲所作，古太常古官名，典禮樂之事，國工國中最良之工人也，籥音款，空也，朞年一年也，宕冥宕，情浪切。

冥，迷形切，天之高氣曰宕冥，宕冥之山，言極高之山也。

瀏覽 常識。教育二

國勢之盛衰，家道之隆替，胥視其人之人格如何。而欲得完全人格，必須受適當教育。是教育云著，一則為國儲才，一則為家造福，無論從公言，從私言，均有不容已之天職也。

教育之義至博，而人之地位境遇，不能盡同，勢難盡受高等教育，故規定教育制度，祇以國民教育為限。

我國國民教育，於初等小學行之。故名初等小學為國民學校，以示凡為國民者，胥有受此教育之義務也。

第四十課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語見本篇。

國

策

書名，劉向編，以戰國時諸國之記彙集而成，故亦名戰國策，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漢成帝時爲光祿大夫。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毋爲客通。

以上言拒諫。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

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

曰。請聞其說。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

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

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陰

奚以薛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

曰善。乃輟城薛。

以上言
納諫。

本篇爲記敘體。以魚取譬。確切不移。通篇分兩段。首段以毋爲客。通四字。竭力反振下文。次段就諫字抒寫。說得慄慄可畏。故聞者能明利害。較得失。恍然大悟。頓改前非。

擬作一

靖郭君封於薛。將城之。客皆進諫。靖郭君使謁者毋通客。有齊人請於謁者曰。臣僅以三言請。多則賜臣死。謁者導入。客言於靖郭君曰。海大魚。語甫畢。疾趨而出。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詳。客曰。臣雖賤。不敢以性命爲戲。靖郭君曰。亡。請竟其說。客曰。君亦知海之大魚乎。網之不能。鉤之不可。一旦失水。則困於縷蟻焉。今君舍齊而城薛。猶魚之失水也。雖築薛之城。上

達霄漢。將何用之。靖郭君乃止。

擬作二

齊田嬰將城薛。客皆諫之。不聽。且謂謁者曰。客有請見者。爲我拒之。有齊人請以三言進。因見之。齊人曰。海大魚。語畢。反走。嬰曰。子言云何。曰。臣請於謁者。僅三言耳。益一言。將就烹。今君問臣。臣固知君之利。臣死也。臣何敢言。曰。無姑言之。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之不能止。鉤之不能牽。固非人力所能制也。然失水則螻蟻得意焉。君之於齊。亦猶魚之於水也。今城薛則失齊。失齊則勢孤。非計之得也。田嬰聞之。遂不城薛。

(註釋) 靖郭君

齊田嬰也。嬰爲齊威王少子。齊宣王卽烹。古時鼎位。封嬰於薛。在今山東滕縣南四十里。 螻蟻 卽俗稱螞蟻也。

蕩 放縱而不自持也。 陰 同蔭，庇護高。 隆 高也。 霄漢 指天際也。

瀏覽 · 常識 · 教育三

所貴乎教育者，須爲受教育之人，增進其自立能力，而於童穉爲尤甚。故施行國民教育，事事宜切於日用。近世儒者，鑒於國內多失業之人，提倡職業教育。蓋不爲偏於理想之智育，而隨事利導，使易收實驗之謂也。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第五版



編輯者 上海徐家匯聖教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

發行者 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

80

101040

